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八卷如是我聞二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八卷如是我聞二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mailto: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091169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mailto: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 如是我聞二

## 目次

- 才子說鬼／7  
不解冤情／9  
丐婦孝順／10  
罪福相抵耶／11  
污人者被雷劈／13  
俗人雅魅／13  
慈母殺兒／15  
孤松庵／16  
妄念如草仔／17  
頑梗不靈／18  
海中夜叉／19  
烏銃滅鬼／19  
正視聽／20  
凶煞送鵝鴨／21  
逃名鬼／22  
兄弟怡怡／24

天生墩	24
老樹穿井	26
虞美人	27
青驪子	28
刀筆新解	29
逼縊	30
呼圖壁	30
仙人	31
蘆中人	33
治砒毒	35
終勝	36
神形已離	37
黃金印	38
限期	38
異烈女子	39
醫死	40
鬼籙通儒	41
定讞法	43
縊死神仙	44



稚子無知	44
秘戲牙雕	46
步月賞花	47
敗於無知	47
怕與敬	48
咄咄	49
霜蟹饒人	50
口訣傳心	51
妒口與平心	53
元凶	54
魍魎	56
鼓妖	57
姜三抓鬼	58
雄杏	59
好奇殞命	60
女鬼沒臉	62
事事如意	64
香玉	65
古代防彈衣	66

冷龍	67
李老人	67
知命	68
鬼妻	69
杯水盛姻緣	71
三界全知了	72
熟慮	74
第八卷 如是我聞二	
仿雕版新編	77



## 才子說鬼

大手筆寫鬼故事，比起之乎者也寫論文要好多了，至少讀來挺解悶的。雖然也少不得聞見酸腐氣，但是紀曉嵐以幽默解之，也很解氣。

如是我聞第二卷有些故事，都是清朝乾隆時代當時的社會新聞，紀昀因為是大官，同朝的大官小官門生故吏一大堆，還有親戚朋友，朋友的朋友，老師們、館師門人，他真是交遊廣闊啊，當然不能忘了他的妻族、姬人，僕傭和佃戶、幫農的客作和奴才們的親眷更是一大票，通通來說故事給他聽，有自己身歷其境的，有親眷鄉里間的真实故事，真多、真奇啊！

紀曉嵐檢驗真理的方法很好，「古代防彈衣」一篇就是很典型的檢驗法，幽默風趣又真實，一點也不必拐彎，現代人真的該學習他這種精神，如果是真的，那就打一槍試試，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來的這麼多銅雀臺的瓦片當硯台啊！漢代到清朝，千年都有了，早就成灰變泥了，怎還賣得高價錢？心知被騙、故意上當，說那叫風雅？人云亦云真是不可取。

這讓我想起早些年風行的「深海魚油」膠囊了，賣的真好，價錢真高，但是那裡來那麼多深海魚油？多深的海？多大的魚？更有標榜取自魚眼窩油！真滑稽，竭盡海洋所有的魚眼睛，也不足以行銷一國，更何況還要大字標明，風行全世界？

所以說，多讀古書，就知道現代人的廣告技倆，戲法人人會變，手法不同而已，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都是魔術，眼明手快罷了，如果人人都來眼明手快一下，保證造假的無所遁形。只可惜，這年頭人人都喜歡「懶人包」，當人只好繼續被騙了！

我自己就曾經從事廣告業，說穿了只是替業者粉飾太平，做久了也很憤慨，自己不想騙人，可是非要騙人不能活，雖是從犯，但還是有些許良心吧，太假的商品我還真沒做過，我只做服裝產業的廣告，誇大些還能被原諒吧！

改日等我更老一些，不怕同業追殺或是文字獄蓋頂時，我可能也敢將半生所見之怪事寫來博人一笑，就看老天爺容不容得下我來當老頑童。

以前有位知名作家夏元瑜先生，當時號稱「老蓋仙」，他就說過，需有三分真才能誇大說七分，那是他的蓋仙之道，老蓋仙早就成仙去了，他的書也不傳久矣，可是我還是懷念他老人家的風範，幽默風趣，最可貴的是，他從不涉及人身攻擊，一代人早就過去了，這一代也終將過去，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保重啊！



## 不解冤情

先叔儀南公說，有個王某和曾某兩人，早早就認識又有交情。

王某人驚羨曾某人有豔妻，乘著曾家被盜匪誣陷，正在打官司時，私下賄賂獄吏，在獄中害死曾某人。

王某人才正想著要求媒妁，買下曾某人的豔妻為妾，突然自悔了！於是就不買了。

他還作功德念佛經想來解冤，可也不知道做的怎麼樣了。

王某人後來將曾某人的父母妻子接來家住著，奉養備至，就這樣，又過了很多年。

王家耗其家資奉養曾家人，曾家的父母很不自安，一直想要帶著媳婦、孫子離開，王某人堅持不肯，奉養曾家父母更盡心勤謹。

又過了數年，曾母病了，王某人服侍湯藥，衣不解帶，曾母臨終前說：

「久蒙厚恩，來世怎麼報答啊？」

王某人叩頭流血，都將自己做的事情都說了，他乞求王母到了冥府，代他解釋。王母慨然允諾了，曾家老父也寫了一通書信，放在曾母的袖子中說：「你死後，如果真的看見兒子，就把這封信給他，如果兒子還要修怨，那麼黃泉地下，就別來相見了。」

王某人為曾家老母營建墓葬的墳穴，督工勞累疲倦了，在土穴位邊假寐，忽然聽見耳畔有人大聲說：「冤是解了，你還有一個女兒，你忘了嗎！」

王某人惕然醒來，遂將女兒嫁給了曾某人兒子，後來王某人竟得以善終。這個王某人，做出這種不可解的冤，竟用這不可解之情來感動贖罪，這個人真是狡黠啊！然而，如果這種冤也還可以解，就知道沒有不可解的冤家了，這也足以勸誡世人悔罪改善啊。

### 丐婦孝順

從兄旭升曾說一件事，有個女乞丐很孝順她的婆婆，都在路上餓昏跌倒了，而手上的一盂飯還是不肯放手，她說：「婆婆還沒吃啊。」

她被人救醒了才說，一開始只是隨著婆婆乞食，聽她指揮而已。有一天，她與婆婆兩人同棲古廟，夜裡聽見殿上有人厲聲說：

「你怎麼不避開孝婦，要使她受陰氣生病發寒熱嗎？」

另一人稱說：「手捧緊急公文，倉卒間，沒來得及看見啊。」

又聽著叱責說了：「忠臣孝子，頭頂上都有神光照亮數尺，你瞎了眼耶？」隨即聽這有人被鞭打呼號之聲，過了一會兒才寂然無聲。

次日，那女乞丐到村子裡，聽說有一個婦女送吃食到田埂邊，被旋風所

撲，患了頭痛。問了人，人們都說，那婦人平時行事就是個孝婦。從此，那女乞丐自是感動，事奉婆婆更盡心，唯恐不周到啊。

### 罪福相抵耶

從兄旭升又說了一個故事，有縣吏李懋華，要到張家口，走到居庸關外，夜晚失道迷路了，暫且憩住山下的神祠。

不久燈光晃耀，遙見遠處有車騎雜遝而來，就要抵達祠門口了，他想大概是神靈來了，人就趴伏在屋角廡下。

他看見有幾個貴官一起入來祠內，坐左側的好像是城隍，中間還有四五座，則不識是何神祇了。

幾個吏人抱著簿子來放在桌案上，眾神一一檢視。李懋華竊聽他們說話，都是勘驗一郡之人的善惡事。

一神說：「某婦事親沒有失禮，然而只是外在禮貌周到而已，內情都不是真的；某某婦平時也能得公婆的歡喜，然而她總是私下口出怨言，對著丈夫抱怨公婆。」

一神說：「風俗越來越不好了，但是神道也要與人為善。陰司律法有孝婦延壽一紀，這兩個媳婦就減半了吧，每人只延壽六年了。」

判者說：「好。」

隨即一神又說：「某婦至孝而至淫，要怎麼處置呢？」

一神說：「陽間律法犯淫罪只是杖打，犯不孝罪則當殺，那是不孝之罪重於淫罪。因不孝是罪重，能盡孝的人福也重，所以輕罪不可削重福，應該捨淫罪而論其行孝之福。」

一神說：「基本的孝道，只是服勞奉養；但是犯淫罪是辱親，是有虧行止，那才是大不孝。小孝難贖大不孝，應該捨孝而罰其淫罪。」

一神說：「孝，大德也，絕不是其他惡行所能掩蓋的；然而淫罪也是大罪，更不是其他善行所能贖換的，應該有罪重罰，有福即給，要各受其報才是。」

側坐者折衷的說：「那麼罪福相抵，可以嗎？」

神轉頭回答說：「以淫罪而削了孝之福，會使人懷疑行孝者無福；以孝行而免了淫罪，也是使人懷疑行淫無罪，相抵？恐怕不可啊。」

一神隔著坐位說：「因為行孝之緣故，雖然至淫而不加罪，不是叫人更要知道孝了嗎？以淫罪之故，雖然行孝而不獲福，不就會讓人更謹慎戒了淫行嗎？我認為罪福相抵可以。」

一神沉思良久說：「這種事出入頗重大，一旦判錯了，百代世人都會認

錯了，這需要到天曹去請命了。」話說完，眾神都站起來，各自命駕而散。李懋華是老吏，嫻熟案牘刑罰，他陰記這些話，自己也反覆思量，也不能決斷。就不知天曹作何判斷了啊。

### 污人者被雷劈

董曲江說，鄰縣一個寡婦，夏夜裡被盜賊撬開窗子入內，那盜賊乘著夜黑，寡婦睡著了，竟然將寡婦玷污了，那寡婦醒來驚呼，賊盜則逃逸無蹤了。那寡婦憤恨極了，竟然病死了，一直到寡婦死，都還不知道那盜賊是誰，更不知姓名。

過了四年多，忽然有村民李十被雷震死了！有個婦人合掌誦唸著佛號，說：「某婦人的冤昭雪了啊，當那寡婦呼救之時，是我親眼看見李十跳牆而出，當時因為害怕李十的兇悍，而不敢說啊。」

### 俗人雅魅

西城將軍教場有一處宅子，學士周蘭坡曾經住過。夜裡有時候會聽見樓上有吟哦聲，周蘭坡知道那是狐，家人也不驚訝。

一直到周蘭坡搬家後，那狐也搬走了。過了很久以後，田白巖也租了那

宅子住了幾個月，那狐才又搬回來了。

田白巖拿酒脯祭狐，還寫祝詞，放在几上，他寫：

「聽說這座小屋子曾經住過馭鶴仙人，又聽說已經飄然遠颺了，就像桑下浮圖令人懷想啊；鄙人十年漂泊，現在只是個小官，手頭拮据，只能租這小屋住。幾次聽見您在樓上咳嗽，是仙人回來了嗎？還是我德薄，才被侵擾呢？還是我們有夙世因緣，有緣才來聚住一處呢？既然您來了，我也不敢拒絕嘉賓啊。只希望咱們各守門庭，使幽明異路，才好同歸寧謚；就算同住一起，也不要互相干擾了，這是我的真心話，請您一定要明白我的心意。」

次日，樓前飄墮一帖，紙上寫著：

「我雖是異類，也頗喜歡詩書啊。實在是不想與俗人為伍。這座宅子數十年來，都住著讀書人，是我最欣賞的人啊，所以才舉家安居在這裡。自從周蘭坡先生搬走後，來這裡住的人，都是些看起來很市儈的人，我聽不得歌吹之音，聞不得酒肉之氣。也是迫於無奈，只好躲到山林裡。今天聽說先生是山蘊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所以望影來歸，並不想相擾啊。自今以往，也許會為了檢書而搬動書籍，或偶爾動用紙箋筆墨；只是借筆鴉塗，暫磨鸚眼。除此之外，如有相犯一絲一毫，任由先生訴諸明神。願廓清襟，切勿相疑啊。」末題「康默頓首頓首」。從此樓上竟然聲息不聞了。

田白巖曾以此帖示客，那文章寫的是斜行淡墨，好像匆匆所書。

有人說：「田白巖托詞，他滑稽玩世，故作此書，是表達他的詼諧和嘲諷，這裡面十之八九，是他的寓言故事。」這也有人相信？

然而這「俗氣逼人」裡的李慶子遇狐叟之事，大旨相類似，不喜歡俗人的雅魅，常見一時。但田白巖又與李慶子同鄉，或許是聽了李慶子的故事而附會，或是田白巖因李慶子的事而推演寫成，這都未可知了。只是這類的傳聞異說，姑且存寫，用來針砭世事也可。

### 慈母殺兒

有一個世家子，因為行事奢侈放縱而犯王法，被處死了。

死後數年，親戚當中有召仙者扶乩，那世家子忽然來附乩自道姓名，還自己陳說自己的愧悔之情。既而寫下：

「我家的家法本就嚴正，我會罹禍被官殺，是因為我母親過於溺愛我了，養成了我驕恣任性的性情，以至於陷入深井之內而不自知。

雖然我不怨恨我母親，這也是我在過去生中，負欠了我母親一條性命，所以今世，我母親以溺愛我，讓我自己犯法被殺，這其中隱藏著報冤，這是因果牽纏，絕非偶然啊。」

圍觀的人都嘆息了，自古以來，為了償冤而成為逆子殺人的故事很多；然而償冤而成為慈母殺子的事，所有的古籍小說都沒見過，然而據其所言，還是合理的啊。

## 孤松庵

宛平的何華峰，做官做到寶慶同知之時，他去爬山，走的疲累了，遠望水邊有一處草庵，他慢慢的走過去想暫憩。那草庵門口寫著「孤松庵」，門聯是：「白鳥多情留我住，青山無語看人忙。」

有一個老僧來應門，請他入內，送來的茗茶也香潔，然而卻沒有要敘賓主的意思。室內三楹，也甚是樸雅，中堂懸掛畫佛一軸，畫上有八分書（隸書的一種）題寫：

「半夜鐘磬寂，滿庭風露清。琉璃青黯黯，靜對古先生。」也沒有署上姓名，印章也模糊不辨。

畫軸旁還有一聯寫著：「花幽防引蝶，雲懶怯隨風。」也是不題落款。

何華峰指著書畫問僧人：「這是師自題耶？」

老僧漠然不回應，以手指著自己的耳朵而已。

何華峰繼續爬山去，歸途再經過那裡，則見波光嵐影，四顧蕭然，竟然



不見原來那「孤松庵」的所在了。

隨從們記得曾在庵裡遺留了一枝煙筒，尋之，還在老柏樹下。竟不知是佛祖還是鬼魅了。

何華峰畫有《佛光示現卷》，並且自記這故事的始末，歷歷清楚很是明白。何華峰歿後，想來已是雲煙過眼了啊。

### 妄念如草仔

族兄次辰說過一個故事，他的同年也是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的孝廉某，曾經游嵩山，見到有女子汲溪水，他求飲一瓢水，那女子欣然給了他一瓢；他也問路，那女子也欣然指示。因而共坐樹下說話。

那汲水女子好像讀過書，不像是田家婦女，他又懷疑那女子是狐魅，可又喜愛她的娟秀，兩人相處融洽，說話越來越親近。

那女子忽然振衣而起說：「哎呀！真危險，我差點壞了！」

那孝廉覺得很奇怪，問那汲水女子什麼意思？汲水女子不好意思的說：

「我跟著師父學道已經一百多年了，自以為心如止水。師父說：『你說你能不起妄念，但是妄念還在啊。因為沒看見所以心不亂，見了則亂啊。』

你看那平沙萬頃，中間只留下一粒草子，下雨就發芽。你的魔障快來了，

明日去試試，妳就自己知道了。」

今天果然遇見了你，問答流連，剛才已微動一念；若再等個片刻，我可能不能自持了啊。所以說，真危險，我差點壞了啊！」

那女子躡身一躍，直上樹梢，宛如飛鳥一瞥而去。

### 頑梗不靈

族兄次辰又說了一個故事，族祖征君公，諱旻，康熙十八年，歲次己未時，舉博學鴻詞科，但是他因天性疏放，也怕妨礙他到處遊覽，居然稱疾不去考試。

征君公曾到登州觀海市，途經一處村塾小憩，看見案上有一枚舊的端硯，硯台背後刻著狂草十六字，寫著：「萬木蕭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間，寫上堵吟。」端硯的側邊則寫著「惜哉此叟」四字，大概是端硯主人的號。

征君公問塾師，那端硯是那裡得來的，塾師說：

「村子南邊的樹林中有厲鬼，夜行者每次遇著就會生病。有一天，村子裡的眾人等著那隻鬼出來的時候，拿木杖痛擊那隻鬼，一直追到一處墳墓而滅。眾人共發掘那座墳墓，在墓中得了此硯，我用一斗粟換來的。」

考究「堵吟」乃是三國時期的人物，曹魏的孟達所作，他是蜀將降魏，

降而復叛，敗竄山林而死的人。他既是生前就進退無據，死後還不自我潛藏，真是自取暴骨之禍，也真是個頑梗不靈的鬼啊。

## 海中夜叉

海裡有夜叉，就像山裡有山魈一樣，既不是鬼也不是魅，乃自成一種類，介乎人、物之間者。

參知劉石庵說，諸城濱海處，都有捕魚人蓋的寮屋。有一天，捕魚人都掉舟出海捕魚去了，有個夜叉跑到寮屋裡，盜飲一罌酒，都喝個精光，喝醉了也睡著了，竟然被捕魚人捉了，綁起來打他，也毫無靈異現象，那夜叉竟然被打死了。

## 烏銃滅鬼

族姪貽孫說了，以前他在潼關宿在一處驛館，當時月色滿窗，他見兩個人影在窗上，懷疑是賊盜，仔細端詳，那影子腰肢纖弱，鬢髻宛然，好像是一個女子和一個婢女。

他於是在窗紙上挖了一個洞覷看，竟然沒看見有人！

他這下知道那一定是妖魅了，他拿佩刀將窗櫺斬劈破開，有黑煙兩道，

越過屋脊而去，那聲音，像似練習射箭所用的鳴鏑。

他怕第二夜鬼魅再來，叫僕人去借鳥銃等待。

夜半，那兩隻影子果然又來了，這次變成二隻老虎相對蹲踞狀，他與僕人雙雙擊發鳥銃打牠，應聲而滅，從此不再出現了。

他懷疑那兩隻是遊魂，所以無形無質，被陽光震爍，飛灰消散不能再聚起成魅了。

### 正視聽

獻縣的王相御，生了一個兒子，若有人抱著孩子，則空中會擲下數十枚銅錢。知縣楊某人跑去探視，楊知縣抱著孩子，空中竟擲下白金五枚！

過了不久，那孩子旋即夭亡了，也沒有奇怪的事發生。

有人說：「那個王生，是巧變戲法，作魔術中的搬運之術，要來斂財的。」也有人說：「那是狐怪所為。」

這事都不可知了，然而，當父母官的人，若是遇到這種事，即使是確實有鬼憑，也應當禁絕才好，更不該去參與跑去看。務必不使人民惑於視聽，端正就好，更不必去議論那是真的、還是假的啊。



## 凶煞送鵝鴨

李又聃先生說，雍正末年，東光城內，忽一夜家家犬吠聲若潮湧，城內人家都相驚出來探視。

只見月下有一人，披髮至腰，穿蓑衣繫麻帶，手裡拿著巨大的布袋，袋內有千百隻鵝鴨出聲呱呱叫，那人挺立在人家的屋脊上，站了一會兒，又會移過別家的屋脊上站。

第二天，凡是那人所站過的人家，都有鵝鴨二三隻，從屋簷處擲下來。人們烹煮來吃，味道也與尋常鵝一樣，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怪人怪事。

後來，凡是得了鵝鴨之家，都有人死喪。這才知道那是兇煞現身了。

當時先外舅馬公周籙家，也是得了二隻鴨子，那一年，其弟周靖逆同知庚長公卒，更加確信又聃先生說的沒錯。

但是自古到今，遭喪者如恒河沙數，為何獨獨示兆於那一夜？

那一夜之中，又何以獨獨示兆於那幾家？

而且其示兆的方法，都丟擲了鵝鴨，這又是什麼意義呢？

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只能存而不論了。

## 逃名鬼

道士王昆霞說，早些年到湖南嘉禾遊歷，當時新秋爽朗，他在湖濱散步，越走越空廣，離開了人們稍遠處。偶然走進了宦家的廢園圃，竹林森森、老樹參天，寂無人蹤，他一個人，不知不覺就靠著樹幹睡著了。

他夢見有個穿著古代服飾的人，來長揖做禮說：

「寂寞荒林，罕逢嘉賓。既見君子，實慰素心，請不要因為我是異類，拒絕我啊。」

道士心知那是鬼神，就問他從哪裡來？

回答說：「我是湖南耒陽張湜，元朝時流浪到了這裡，死後也被埋在這裡。因為愛上這裡的風土，就不想回去了。這園子已經換了十幾個主人了，我卻還想繼續留下來。」

問：「人們都怕死樂生，為何你獨獨喜歡做鬼呢？」

那鬼張湜說：「死生雖然不同，但是性靈不改，境界也不會改。山川風月，人們能看見，鬼也能；人們遊覽風光而吟詠，鬼也有之。鬼怎麼會如人了呢？」

況且山川大地有幽深險阻之勝景，是人們不能到地方，但是鬼魂卻可以遊覽；那種蕭寥清絕之景，人們不曾目睹的，鬼魂卻也以夜遊玩賞。人有時



是不如鬼的。

那些怕死而樂生的人，由於嗜好和利慾薰心，愛戀妻妾，一旦死了，就如同丟了官一樣，要他們安息，勢必不能了。

那些人啊，根本不知道這住在山林的人，耕田鑿井，恬熙相安，原就無所謂的戀世之心了。」

問：「六道輪迴，有死就有生，你怎麼就可以自由選擇了呢？」

張湜回答：「求生的人就像求官的，都是要聽從命令；不求生的人如同逃名，只聽自己的。我若不求生，神不強迫我啊。」

又問：「你自由了這麼久，吟詠的詩句必然很多。」

張湜說了：「興之所至，或得一聯一句，大抵都不成篇章，過了就忘了，也不再想了。偶然記憶，還可以讓人聽聽的，才三五章而已。」

那鬼因而朗聲吟誦：「殘照下空山，暝色蒼然合。」

道士王昆霞擊節讚賞了。

又吟曰：「黃葉……」才念了二字，忽然有人聲聒噪叫應的聲音，道士王昆霞霍然而醒，那是漁船打槳，船家們扯開嗓門的呼叫答應聲音，等他再倚杖瞑坐，竟然不再有夢了。

## 兄弟怡怡

道士王昆霞又說了一個故事，他的師父精曉六壬，而從不為人占卜。

王昆霞還是童子時，一日早起，師父拿了一小張紙頭給他說：

「拿著這個，到某家去替我借書去，一定要在下午的申時抵達，早了或是晚到，我都會打你。」

那兩地相去七八十里，少年王昆霞要竭盡全力，幾乎是用跑的，才準時到了那戶人家，則某家的兩兄弟，正在爭吵不休，某家人打開小紙頭，一看，只見紙上一行小字寫著：「借《晉書·王祥傳》一閱。」

那家的兄弟相顧默然，竟不爭吵了。

原來某家的弟弟，就是繼妻所生之子。

## 天生墩

嘉峪關外有戈壁，徑一百二十里，皆積沙無寸土，居中一處有座巨大的土山，名叫「天生墩」，也有戍卒守著，冬天積冰，夏天儲水，供給驛使往來飲用。

一開始，大清的威信公岳鍾琪西征時，懷疑天生墩本來是一座土山，是被飛沙淹沒後，露出山頂而已。



那麼，既然有山必定有水了，派了大批兵卒來發掘鑿井，可是挖了數十丈，忽然，挖井的人都墮下深坑，人趴在在穴上者俯聽，只聽見風聲如雷吼，這才放棄不挖掘了。

那個孔穴如今已經圯敗，我出塞之時，彷彿還見過那處遺蹟。

依照佛家之說，大地有水風火穴之處不少，我聽聞陝西有遷葬者，啟開墓穴時，棺材已經被燒的半焦了，千總茹大業也曾親眼看見過，他說看起來真的是地火所灼燒過。

又獻縣劉氏的母親死了，要合葬，家人啟開墓穴，卻沒見到父親的棺木，到處挖找，才在原墓穴的七八步之外，還被倒過來埋地底下，先父姚安公也是親眼見過的。

彭芸楣參知也說，他們家鄉也有遷葬者，棺中之骨，都被攢聚在一角，好像要燒木堆一樣被聚起燒了。大概是地底下的風所吹聚了。

所以知道這陰陽大氣也是幹運於地中，陰氣化水，陽氣則化成了風、化成了火。水土同為陰類，一氣相生，所以到處都有，也是無所不在啊。

那陽氣則包於陰中，其中微弱者，爍動之性被陰所解；其稍壯者，聚而成為硫黃、丹砂、礬石之類；其中最盛者，鬱結而成為風、為火，所以長時間都聚於一處，可是卻不是處處都可以見著的。

## 老樹穿井

伊犁城中無井，人們用水都要到河邊汲水。有一個佐領說：

「戈壁都是積沙無水，所以草木不生。伊犁城中多老樹，怎麼可能地底下沒水呢？若沒水，樹怎麼活？」

那個佐領於是叫人來拔樹，就著樹根下鑿井，果然都出了地下水，只是人們來汲水時要攏好井沿。這才知道，古稱雍州厚土水深，果然如此啊！

舍人徐蒸遠曾經參與挖井，他曾對我說，那位佐領，可以說是善於格物的人啊。徐蒸遠當時還說了那位佐領的姓名，可惜時間久了，我也忘了。

後來，烏魯木齊築城時，鑒於伊犁之無水，才在河邊築城，以就流水。我作烏魯木齊之地的雜詩也有：「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床無處用，隨心引取到花畦。」那是說明也是記實。

然而，若在春天雪消水漲時，則南門就不開。又北山支麓逼近城牆上的瞭望譙樓，人們如果登上岡頂的關帝祠戲樓，則能將烏魯木齊城內，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又有詩曰：

「山圍草木翠煙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處，綠氍毹上看棋枰。」

巴彥弼鎮守烏魯木齊時，參將海起說：「請在山麓堅築一座小堡，為倚角之勢。」



巴彥弼回答：「你是能野戰，但是你卻不知兵啊。北山雖能俯瞰城中，敵人或者在那裡結營紮棚，城裡也可以築炮臺仰擊。

火砲火性炎上，勢便而利，賊勢若逼近了，要瞄準也是不難。就算敵人眾多，也不能在那裡屯聚也。如果築了小堡在山麓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那小堡若又給敵人佔據了，反而是給了敵人保障啊。」諸將無不嘆服！我因記伊犁鑿井之事，也一並將巴彥弼之說附錄在後了。

## 虞美人

烏魯木齊那個地方，泉甘土沃，連花草都很繁盛。花開五色的江西蠟，朵朵都像個大杯子，花瓣葳蕤一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藥，都是粉色。

大學士溫公，當時還是倉場侍郎，要離開之前，階前有虞美人花一叢，忽變異色，瓣瓣深紅，如同丹砂一樣的顏色，花心則濃綠如鸚鵡的綠羽毛，映著日光灼灼有光，好似金星隱耀，就算是圖畫中的顏色也不能及。

溫公隨即被擢拔為福建巡撫去了，我用彩線繫著花梗，秋後收了那株虞美人花的種子，第二年再種，開出來的花還是粉色一如平常。

這才知道，去年此花開朱色為瑞兆，就如同揚州芍藥花，偶爾也會開出牡丹金帶圍。

## 青騾子

辛彤甫先生記異詩寫道：「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弦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驢側耳聽。」

那是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時，辛彤甫先生在我家當老師的時候所作。

以前有同個里人某是貨郎，曾向我家的先祖借了錢不還，還說了許多負心的話。先祖生性豁達，一笑而已。

有一天午睡起來，告訴我父親姚安公說：

「某貨郎死了那麼久了，剛才忽然夢見他，為何啊？」

隨即有養馬的圍人來報，馬廄裡有匹馬生了一隻青騾子。

於是圍人都說：「某貨郎來償上輩子的欠債了。」

先祖說：「欠我錢沒還的人多了，為何獨獨是某貨郎來償還？某貨郎生前欠其他人也很多啊，為何又獨來償還我了呢？」

事有偶合，別神神鬼鬼的說這話，這要叫子孫們蒙恥了啊。」

然而圍人每戲呼某貨郎，那隻青騾子都會轉頭昂首作發怒狀。又某貨郎平生好彈三弦，唱邊關曲調，如果有人對著那隻青騾子彈三弦琴唱此曲，牠輒聳耳專心的聽呢。

## 刀筆新解

古書都是在竹簡上寫字，寫錯字則用刀削去改之，所以說是刀筆。

黃山谷為自己所著寫的尺牘取名為《刀筆》，已經不是刀筆的本義了。

現今都稱善於寫訴訟公文的人為「刀筆」，這是所謂的有筆如刀啊，這又是刀筆的另一種義意了。

我去閩中督學時，有一個書生，因為教唆他人誣告，被判流放戍邊。聽說他即將敗事之前，還在為他人書寫訴訟文章，正在構詞思想時，手中的筆爆然一聲，從中裂開，好像被劈開一樣，他還不知警醒，隨即就事敗遭禍了。

又文安的王岳芳說，他們家鄉有個人，也是專門替人寫訴訟文章，構陷誣告善類的，他才提筆要起草，驚訝的發現，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是血紅色！

仔細一看，那紅血是出毛筆筆端。他投筆而起，從此改業，竟得以安享天年。

我也曾見過一個善訟者，自己籌謀畫策，誣告富民誘藏他的妻子。害得那個富民家都快要破家了，案情都還沒了結，而那個善訟者之妻，竟然又被他人誘逃了！那人因為不知誘者的名子，竟然沒了對象告了。

## 逼縊

天道竟是這樣變換的，如同數學裡的乘除之法，不能盡測。善惡之報，有時應，有時不應，有時隨即應了，有時緩緩的應，也有時是示巧而應。

我在烏魯木齊時，吉木薩報遣犯人劉允成，因為劉允成逃跑太多次了，抓不勝抓，竟然逼他自縊。

事後，我叫小吏銷除劉允成的名籍，見到原案文件上，有注解寫著：「為重利盤剝，逼死人命事。」

## 呼圖壁

烏魯木齊巡檢所駐稱為「呼圖壁」，呼圖是音譯，原意是「鬼」，呼圖壁的原來意思是「有鬼」。

曾經有個商人夜行，暗中見樹下有人影，他懷疑那是鬼，卻呼叫他。

商人說：「我走到黃昏才走到這裡，實在是怕鬼不敢向前了，和你結伴一起走，好不好啊？」

因而兩人結伴共行，漸漸的也說得上話，

那人問：「有什麼急事，你要冒凍夜行呢？」

商人說：「我以前欠了一個朋友四千錢，聽說他們夫婦都病了，我怕他們飲食藥餌都缺了，所以要快快送錢去還去。」

那人卻站到樹幹背後說：「我本來想作祟你，求些小祭祀。現在聽你說了，你是真長者啊，我不敢冒犯你了，我願作你的前導，可以嗎？」

那商人不得已，只好隨著那隻鬼走。

凡道路險阻，那隻鬼都會預告。一會兒，天上的缺月微升，終於可稍稍看見了，商人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沒有頭的鬼，他慄然停止不動，那隻鬼也奄然而滅了。

## 仙人

馮巨源為官在赤城當教諭時，聽說赤城山中有一個老翁，相傳是元代的人。馮巨源前往見拜見他，稱呼他為仙人。

老人說：「我不是仙，只是吐納導引，得以不死而已。」

馮巨源隨即請教那是什麼方法？

老人說：「這方法不離《丹經》，卻也不是《丹經》所寫的內容所能詳盡的。其中的分寸節度，妙極微芒，若是沒有師父口訣真傳，只是依法運用，就如同拿著棋譜對弈，弈必敗；又如同拿著醫書治病，病必殆。」

其中的緩急先後，稍一失調，或鬱結為癰疽，或停滯為拘攣，甚至精氣昏亂，神不歸舍，竟至於顛癇，那也是徒勞無益啊。」

問：「那麼採用彭祖之術，可以延年嗎？」

老人說：「那是邪道啊！不得其法的人，禍不旋踵；真得彭祖之法的人，也只是身體壯盛而已。壯盛之極，必有決裂橫潰之患。譬如悖理聚財，雖然不會驟富，然而也斷無久享之理，你千萬別被迷惑了啊。」

又問：「那麼服食延年，那種方法好嗎？」

老人說：「藥物是用來攻伐疾病、調補氣血，不是養生。方士們所給的藥餌，不過是些草木金石等等。

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也不可能都不消化，那些東西尚且不能長久自存，人借了草木金石的餘氣進補，又怎可能長存呢？」

又問：「得仙的人，果然不死嗎？」

老人說：「神仙可不死，也時時可死。有生必有死，那是物理之常啊；至於煉氣存神，都是逆而制之者也。

逆制之力不懈，則氣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是放鬆了，則氣消而神亦消，消則死矣。

就如同多財之家，儉勤則長富，不勤不儉則漸貧，如果再加以奢糜浪蕩，



則貧窮立至。就算是神仙，也要兢兢然，恐不自保，並不是內丹一成，就可  
以萬劫不壞啊。」

馮巨源請執弟子禮，要拜老人為師父。

老人說：「你於此道無緣，何必徒然放棄本業呢？不如就這樣了。」

馮巨源悵然而返。

這是景州戈魯齋為我敘述的故事，我們都稱讚那老人之言很篤實，一點  
也不像方士的炫惑之說。

## 蘆中人

先父姚安公說，有個扶乩治病者，降乩來的仙自稱是蘆中人。

人問：「豈不是伍子胥相國耶？」

回答說：「他那是隱語，我是真的以此為號。」

祂開的藥方有時候有效，有時候吃了也無效。

祂說：「我能治病，卻不能治命。」

有一天，降乩在牛丈希英（姚安公稱牛文字，作此二字，音未知是否。

牛諱瑗，娶前母安太夫人。）家，有人來乞求補虛損的藥方：

仙判說了：「你的病不是藥物所能治的，只要停止自己的嗜好慾望，遠

勝於吃一堆草根樹皮。」

又有人乞求懷孕生子的藥方，仙判又說了：「要懷孕是有藥方，並且還能神效。然而吃藥與不吃藥都一樣，自然都有神效。」

這胎啊，是精血化生，其中含著慾火，出生之後都還要毒發為痘，這十中必損其一。若吃了熱藥加助，那可能會搏結成胎，胎兒蘊毒必然加以數倍。所以每逢生痘，那可就百不一全了。徒增夭折而已，可惜了！

人們怎麼都不想想呢？那還沒懷上孩子以前，就已經伏下必死之機啊。是生了，也是不生，這又有什麼可貴呢？

這個道理已經很明白了，可惜以前的人都不覺悟。我志存濟物救人，實在不忍心用此術欺人啊。」

祂說的道理，都是醫家所不肯說的，或者是真有靈鬼憑藉啊？

又聽說劉季箴先生，曾與那個蘆中人談論醫藥，乩仙說：

「你開的補虛方子好用參。這虛證啊，種種不同，而參之藥性，則專有所主，不能通治各種證狀。」

以臟腑而論，參只能到達上焦和中焦，然而不到下焦；若以榮衛養生而論，也只是氣分，而血分不至啊。

若是腎肝虛與陰虛，用參來補，怎會有效呢？況且這不但無效，若遇亢



陽，那不就更加煎鑠了嗎？

而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現今的採參者，得了參隨即蒸了，何處能得有生參呢？

古代的參出於上黨那個地方，黨參是秉著中央土氣，所以其性溫厚，能先入中宮。現在，上黨那個地方已經氣竭，只好用遼東那地方的參了。

遼參秉東方春氣，所以其藥性發生，先升上部。就算是以藥論，也是各有運用之權。願劉先生審慎啊。」

劉季箴聽了極不以為然。

我是不懂醫藥醫理，只是詳細附錄下來，以待專精此事者來論定了。

## 治砒毒

歙縣人蔣紫垣，搬到獻縣的程家莊租房屋住，以醫為業。

他有解砒毒的方子，用之即痊癒，然而蔣紫垣必要索取高價貲，他將藥方賣的很貴很貴，如果銀錢不足買藥者，他也不管，竟坐視其死。

有一日，蔣紫垣暴卒，那屋主房東竟夢見他來了！蔣紫垣說：

「我因為愛錢，誤了人九條性命啊。那些死者把我告到冥司去了，現在冥司判我要九世都吃砒毒而死。今天要去轉輪了，我賄賂鬼卒，才能來見你，

特以此方奉授，你若能持這個方子救活一人，則我就能少受一世的業報。」說完了，他哭著要走了，他說：「我真的後悔啊！那解批毒的方法，只是以防風一兩，研為末，水調服而已，也沒有其他秘藥在啊。」

我又聽聞諸沈丈豐功說：「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

沈丈平生不說妄語，這個方子也應該是有效的。

## 終勝

老儒劉挺生，說東城有個獵人，夜半睡醒，聽見窗紙淅淅作響。隨即又聽聞窗下窸窣聲，獵人披衣叱問是誰？

忽然有人回答：「我是鬼，有事求你，你別怕。」

獵人問鬼有什麼事？

鬼說：「狐與鬼自古以來都不住一起。狐所佔據成窟穴的墳墓，都是無鬼的墳。我的墓在村北三里許，那裡有狐群乘我去了其他地方，聚族占了我的墳墓居住，現在反而驅趕我，我都不能進去了。」

我想要和牠們鬥，可是我本來就是個斯文人，必然不能勝；要去土神那裡訴訟，即使幸運告贏了，牠們終也是要回來報復我的，我還是輸。

只有請你出去打獵時，或繞道半里，不斷的經過那裡，則牠們必會心生



恐怖而搬遷。

然而，還是要請你手下留情，倘若你遇見了狐，請別捕捉或殺害，這是怕事機泄露，若被牠們知道了，是我來找你，牠們定又要修怨於我了。」

獵人如其言，只是時常經過那裡，後來獵人又夢見那隻鬼來道謝。

這真是鵲巢鳩占啊！這鬼的本來就是直理的，然而這隻鬼也是遠慮，因為力不足以勝之，則避而不爭；

力足以勝之，又長慮深思，而且不盡其力。不求幸勝，不求過勝，不趕盡殺絕，這是終勝啊？

若世上的孱弱者遇到強暴，可以效仿這隻鬼的方法。

### 神形已離

舅氏張健亭說，滄州牧王某，有愛女患了疾病沉困，都不能起床了。

家人夜裡要到書齋去，忽然看見那女孩對月獨立花陰下，嚇得悚然返身，有人懷疑那是狐魅托形，放了來幾隻狗來撲叫，那女孩倏然滅跡。

隨即室中重病的女孩說：「剛才做夢到書齋看月，感覺真好。沒想到有狗來，差點被狗咬了，現在還驚悸流汗呢。」

家人這才知道，剛才看見的是女孩的生魂。

醫者聽說了，也說：「這是形神已離，就算是扁鵲再生，也不能救了，可惜。」不久那女孩果然死了。

## 黃金印

閩地福建有方竹；就像燕山的柿子，都是形狀微方，都是各自成為一種也。不像山東益都有的方柏，只見過其中有一株，其他的柏樹則不方。

我在八九歲時，曾見到外祖家的介社堂中，有四盆菊花，開花時，每一朵都開的方方正正，那花瓣整齊的，如同被裁剪過一樣。

說是得自天津查氏，名為「黃金印」。

先父姚安公，曾經要了一條黃金印的根回來種在家裡，第二年開花，花形漸圓，再一年，則全部都圓了。

有人說：「這花，原來也是尋常的菊花，只是有特別的方法種植。如同用染料中的藍靛浸蓮子，則開出青色蓮花；取墨汁揉玉簪花的根，則開出黑色的花朵來。」這也是一說啊。

## 限期

家裡的奴才宋遇，病重將死時，忽然張開眼睛說：「你們兄弟輩來耶？」



限期定在何日？」

隨即又自語說：「十八日亦可。」

當時有一位講學者，在我家當館師，聽了這話，淡淡的說：「那是說胡話了。」

屆期宋遇果然死了。館師又淡淡的說：「偶然而已。」

當時申鐵蟾才和館師一起吃飯，把筷子一放，嘆息說：「您真是程頤和朱熹的忠實信徒啊！」

## 異烈女子

奇節異烈，湮沒無傳者，真是不知道有多少啊！

姚安公聽諸雲臺說：「明代亂世，人們避亂之時，見有夫婦一同逃難，那個丈夫，似有腰纏錢財，一個盜賊露刃拿刀急急追迫在後，那婦人忽然回身屹立，等著賊追來！」

那婦人出其不意，抱著賊人的腰，那盜賊拿刀擊打婦人，婦人血流如注，卻還堅持不放手，一直到氣絕倒地，則她的丈夫脫身跑走很久了，可惜不得其名姓。」

又聽諸鎮番說：「明代河北五省皆大饑，以至於有殺人賣人肉的事，就

連官府都不能禁絕。

有客商在德州景州間的旅館用餐吃飯，看見一個少婦，裸體趴在切肉的砧板上，手足綁的緊緊著，屠人汲水來洗滌軀體。

那個少婦恐怖戰慄、簌簌發抖的樣子，實在叫人看了不忍。

那客人心生憐憫，取雙倍錢贖了那個少婦。鬆了綁，那個客人也幫那少婦穿上衣服，以手碰觸那少婦的乳房，那少婦很不高興的說：

『感謝你的救助再生之恩，就算要我終身服賤役也不會後悔。然而當婢女老媽子則可，作妾媵則一定不可，我就是因為不肯事二夫，才被賣來這裡，你怎麼可以相輕薄耶？』

那少婦又把衣服脫了，丟在地上，仍然裸體趴回切肉的砧板上，閉上眼睛等著被屠。

屠夫恨，生生的割下她屁股上一塊肉，那少婦哀號而已，始終都無悔意。可惜也不得其姓名啊。」

## 醫死

肅寧王太夫人，是姚安公的姨母，她說同鄉里有個寡婦，與年老的婆婆撫養孤子，孩子七八歲了。



那個寡婦本就有姿色，媒妁屢屢上門說親，寡婦不肯再嫁。

正好小兒出痘性命甚危，請來某醫診視，那個醫者與鄰家的婦人私下密約說：「那孩子的症狀我能治，然而，除非那個寡婦來陪睡一次，否則我不會去醫治的。」

寡婦與婆婆聽了都怒罵不已，沒多久小孩病的快死了！寡婦和她婆婆都是溺愛那個孩子的，兩人私議一整夜，寡婦只能飲泣，委屈自己的和那個醫者睡了一次。

不意，竟是錯過醫治的黃金時間，孩子終究是救不活了！寡婦悔恨不已，投繯上吊死了，人們都以為是寡婦受不了喪子之痛而死，不疑有他。那婆婆也是深諱其事，不敢把事情說出來。

不久，那個醫者死了，又不久，醫者的兒子也死了！醫者家裡發了火災，燒成白地不留寸縷，醫者的妻子流落入青樓做了妓女，才偶然將此事告訴恩客，這件事的真相，就這樣流傳出來了。

### 鬼籙通儒

我的布衣朋友蕭客說，有個士人住宿在會稽山中，夜間隔著溪澗有講誦聲傳來，他側耳諦聽，好像是談古訓話。

第二天，那個士人越過溪澗去尋訪，卻杳無蹤跡。他在那裡徘徊了幾日，希望能有所逢。

忽然，他聽見樹梢上有人說：「你這樣愛好古籍，請到此相見。」士人才一回頭，竟有石室洞開，室中列坐數十人，人人都掩卷振而起，分別出來與他揖讓行禮。那士人看那些桌上，都是各種經典的注疏文章。

石室內，坐在上首處的一人拱手說：

「以前的孔聖人講學用的講義，都傳給了經師。雖然舊本猶存，斯文未喪，然而新奇的解釋層層疊出，喜歡古籍的人真的稀有，恐怕先聖的傳教，久了要滅絕了，於是我們搜羅鬼籙，徵召死去的幽靈來，凡是歷代通儒的靈魂還在的，都來這裡，一起考證遺文，以此轉輪，再投生於人世，希望能繼續修編古學，延續杏壇的一線香火。你要記起所見所聞，告知諸同志們，要知道孔孟所真傳都在古籍裡，不在新說之中啊。」

那士人才要叩問，忽然夢醒，他還倚坐在老松之下。

蕭客聽說文士的這種奇事，裹糧前往，他也到那山裡去攀蘿捫葛，到處尋找了一個多月，什麼都沒看見，只好回家了。

這個故事與朱子穎所描述的「經香閣」那個故事大旨相類似。

有人說：「蕭客喜談古義，他撰寫《古經解鉤沉》一書，所以他那個說

故事的士人，是投其所好，說來戲弄他的。」這也未可知啊。

又有人說：「蕭客造這個故事，是暗示人們，說他就是托降而生的古代通儒之一。」這也為未可知啊。

## 定讞法

姚安公在刑部做官之時，同官的王守坤說：

「我夜裡作夢，有一人浴血而立，但是我卻不認識那個人，那人到底是為何事而來呢？」

陳作梅說：「王守坤老是害怕誤判殺人，每天惴惴不安，所以這是心造假象。本來就沒有鬼，當然也就不認識那是誰了啊？況且七八人同時參與定讞一件案件，怎麼就獨獨到你的夢境來顯現了呢？你別自疑了啊。」

佛倫說：「不然。同事們定讞都是一體，能到一人夢中被見，即能到每一個人的夢中被看見。我輩只能定讞治天下之獄，而不能考慮天下之囚徒如何。一向也只是依據紙上的供詞，就斷生斷死，當然不能每一個人都認得是誰？你要自做，我輩也都應當自我做惕啊。」

姚安公說：「我認同佛倫的說法。」

## 縊死神仙

太常呂含輝說了一個故事，京師有個富室娶新媳婦，一雙新人，男女都生的美貌秀雅，親戚們都望若神仙，看者他們夫妻兩人的意態，新婚的小夫婦也甚是相悅。

第二天天亮，那小夫妻的房門卻不開門，人來呼叫也不應人，從窗外向內窺探，則小夫妻兩人，已經左右相對懸掛，雙雙自縊死了！

檢視棉被床具，新人已經合歡過了。然而婢女和僕媪都說：「昨夜已經卸裝了啊，怎麼又都穿上結婚時的盛服而死耶？」異哉！此種案件，就算是皋陶也沒聽過吧！

## 稚子無知

里胥宋某，是人們口中的東鄉太歲，生性最狡詰蠻橫。他喜愛鄰居童子的潔白秀麗，百計引誘童子來和他狎昵，被童子的父親發現了！

童子的父親竟逼迫他自縊，這件事隱密，竟無人知。

有天晚上，宋某作夢被拘到冥府，說是鄰居童子告他！

宋某辯說：「本來是出於相憐，一向也無相害之意。他死，是他父親逼



死的，實在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童子說：「你若不引誘我，我為何會受淫？我若不受淫，為何要死？追根究柢，推原禍本，不是你是誰？」

宋又辯說：「誘雖由我起，也是你自己願意的啊！那回眸一笑，縱體相從的是誰啊？本末強干，這種過很難推給我喔。」

冥官怒叱說：「稚子無知，陷入你的機關陷阱中。你將魚餌都放滿了，反過來怪罪魚上鈎耶？」

冥官拍案一呼，宋某慄然驚醒！

後來宋某遭逢大官司了，是有名的宋名麗案件，當時哄傳一時，也有貪官收賄等等，宋某禍且不測。他自知是業報來了，因此，他將夢境告所有與他親近的人。

直到宋某被捕獄成，卻僅僅被判個小罪，他私心想，那個夢境，無憑無效呢！宋某被關了三年釋放歸家，則鄰叟恨兒子之被污，早先就乘宋某的妻子獨居時，用重金誘惑，宋某的妻子早就隨人跑了！

宋某回家後，怕了人言和鄉里的流言，自己慚愧而自縊死了。

然而，宋某前面下獄三年，只是一時倖免？這次才是真的！這豈不是要留他下來現世，現示他所作和所受的，報應真的是如影隨形啊？

## 秘戲牙雕

以前的僕人鄒明說，他早年在丹陽縣署衙，夜半起來上廁所，經過一處空屋，屋內竟然有男女嫖狎的聲浪，他以為是內衙的僮僕在那裡幽會，害怕被連累，只好靜悄悄的來去。

後來，在一個月光明亮的晚上，他又聽見了，他從窗隙偷窺，看見那兩人都不是內衙的人。

那時候又是冬天，天氣寒冷極了，那兩人竟然都裸體光著身子，鄒明懷疑那是狐魅，於是在窗外輕輕咳嗽了一聲，房間裡的兩人倏然滅跡。

鄒明偶然與同伴們說到這件事，一個火夫說：

「那間房子，是前任的長官師爺某人所居。那個師爺有象牙雕刻的秘戲像一盒，肚子裡還有機輪，自能運動，那個師爺，老是將那牙雕秘戲放在枕函中，不時拿出來戲玩。有一天遺失了，都懷疑是被同事們藏起來了，但是最後還是找不著，是不是那個秘戲牙雕在作祟啊？」

眾人翻遍那間空屋，還是找不到。因為那東西也不害人，就不找了。

那東西大概是常放在茵席之間，得了人的精氣，時間久了而幻化的吧？



## 步月賞花

外祖張雪峰家，有牡丹盛開。家奴李桂，夜裡看見二個女子憑闌而立。其一說：「月色殊佳。」

其一說：「這地方絕少此花，惟有佟氏園和這裡，才有幾數株而已。」李桂心知那是狐，向著她倆人丟擲片瓦，兩個女子忽然不見了！

隨即磚石亂飛，打的窗櫺皆損，外祖張雪峰親自前往探視，拱手說：

「賞花韻事，步月雅人，奈何與小人較量，以致殺風景了呢？」

說完，也就沒聲音、不丟瓦片了。

公嘆息的說：「此狐不俗。」

## 敗於無知

佃戶張九寶說，他曾在夏日鋤禾完畢，天已經快黑了，與眾人同坐田壟上。見到火光一道，如赤練，自西南飛來，突然墮於地上！是一隻狐，蒼白色，身上受傷流血，倒臥而喘息。

眾人急忙舉起鋤頭擊打，那狐又再努力躍起，化成一道火光，投向東北方向而去。

後來，張九寶牽車販賣到棗強，聽人說，某家有婦被狐所媚，延請道士來劾治，已經捉到了，也封在大肚瓶子裡。有兒童輩私揭道士的符咒，想要看看狐是什麼形狀，那狐怪竟然踢破大肚瓶子飛去了！

張九寶又問狐飛走的月日時分，那正是他看見狐墮地之時。

那道士的咒術，可以說是靈驗的。然而，無奈小兒無知，想偷看揭了去。自古以來，竭力垂成，而敗於無知者之手的，都像這樣子啊！

### 怕與敬

老僕人劉琪說，他的小舅子某人，曾經夜獨臥一室，床榻靠在北邊窗下。夜半，他覺有隻手來到處摸索，疑為盜賊。

小舅子驚起諦視，那隻手臂，竟然是從南邊的窗外探入，手臂長大約一丈，某自小就有膽量，遽起捉執那隻手臂。

忽然又有一隻手臂破櫺而入，直接來打他大耳刮子，他實在是痛不可忍。才回手支拒，所捉的手臂已經失去了。

這時聽見窗外大聲說：「你今天怕了吧！」

他這才憶起昨天晚上，在林下納涼，與同輩們吹牛皮，自稱是不怕鬼的。他說，鬼何必要人怕他呢？就算人怕鬼了，做鬼又有什麼榮耀？

僅以這句話的緣故，鬼就來尋釁求勝，這隻鬼也是太多事了啊。

裘文達公曾說：「使人怕我，不如使人敬我。敬，發乎人之本心，不可強求。」

可惜那隻鬼沒聽過這種言語啊！

## 咄咄

宗室的瑤華道人說了一個故事，蒙古某額駙曾經射得了一隻狐，那隻狐的後腿兩足穿著一雙紅鞋，那弓彎樣子與女子無異。

又有少宰沈雲椒也說了一個故事，他說，太僕李敬堂，少年時與一隻狐女往來。他的父親懷疑，以為那個女子是鄰家女兒，暗中布灰於所經的路線。然而院中的足印作獸跡狀，一直延到書室門外，則足印變作纖纖秀鞋底的模樣。

某額駙所射得狐，並沒有其他的異樣；但是李敬堂所眷戀地狐女，過了幾年也告辭走了。

李敬堂問狐女何時再見？

那狐女說：「等到你官至三品時，我就來。」

這些話語有許人都知道，後來果然都應驗了。

## 霜蟹饑人

外叔祖張雪堂曾說，他在十七八歲時，與幾個朋友月夜小集。

當時霜蟹初肥，又有新釀的酒。大夥兒正喝的酒酣歡洽之際，忽然來了一個人站在席前，那人戴著草笠，身穿石藍色長衫，打赤腳，難怪走路無聲。

那人拱手說：「我雖鄙陋，卻是也喜歡喝酒吃螃蟹，能不能也來一起？可以嗎？」

眾人錯愕，也不知如何是好，就請那人也一起來吃蟹喝酒了。

問他姓名，那人只是笑而不答，那人一上桌就痛飲、大嚼螃蟹，都不說一句話。醉飽以後，歪歪扭扭的站起來對眾人說：

「今朝相遇，也是前緣，後會茫茫無期，不知何日才能酬謝你們啊？」

話說完，那人聳身一躍，但是屋瓦無聲，已經失去那人蹤影了！

那人坐過的椅子上，有物品閃亮亮，是一枚銀餅，約略是那場宴席的費用。

有人說他是仙，有人說那是術士，也有人說是劇盜。我認為劇盜之說比較接近。

我小時候見過李金梁那些人，他們的武藝可以到這種境界；又聽說竇二東之黨（二東，獻縣的劇盜。其兄曰大東，都不知真，而以乳名傳。其他書

裡記載，或作竇爾敦，是轉音。）每每能在夜裡到人家的內室，等待婦女就寢，就捉住威脅不准說話呼喊，再用棉被將女人裹捲起來，挾著棉被，越過數十重屋頂而去，一直到凌晨，才又捲之送還，被盜的女人都惘惘如作夢。

直到有一晚，又有婦女被劫的那一家人，埋伏人在臥室內，等到他送人回來時，才突出搏擊，那竇二東還能一手揮刀格鬥，一手擲婦女於床上，隨之逃跑，那手法如風旋電掣，倏已無蹤。

那種人大概是唐代劍客的支流吧？

## 口訣傳心

市面上有許多奇門遁甲的書籍，然而都不是真傳。真傳不過是幾句口訣，不用長篇大論的書寫，也就不必費紙墨了。

德州的宋清遠先生說，他曾經去拜訪一位朋友（宋清遠曾舉其姓名，歲久我居然忘了。宋清遠說當時雨後泥濘，曾借了某人一騾子騎去，則應該所居處不遠。）那友人留他住下，還說：

「良夜月明，請你觀看一齣戲，好嗎？」

因而友人取來十餘隻凳子，縱橫分布在庭院中，與宋清遠點亮燭火，一起在堂上喝酒。

一二更鼓後，見到一個人，跳牆入內，在階前庭院中環轉不停，每遇到一隻凳子，行為變的蹣跚艱困，努力良久才跨過去。剛開始還沿著凳子排列順行，接著曲腿踴跳約一二百度；轉而逆行，又再次曲腿踴跳一二百度……。

那人疲累極了，又跳躍、又走不出去，只好蹲踞在那裡，天已經快亮了。友人引他到堂上，詰問他是從那裡來啊？

那人叩首說：「我實在是個偷兒。入宅以後，只看見一層一層都是矮牆，愈是跳過，愈是跳不完。窘困極了，想退出去，可矮牆真多，又愈發不能跳完了，這才疲勞困頓被你捉了，死生隨您定了啊！」

友人笑著放了那偷兒，回頭對宋清遠說：「昨天占卜，知道有這個偷兒來，所以做些小術戲弄他。」

宋清遠問：「這是什麼術法？」

友人說：「奇門之法，他人得了這種奇門法恐會召來禍患，你是真端謹的人，如果願意學，我可以教你。」

宋清遠敬謝不願學。

友人嘆息的說：「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就要絕矣。」意若有失，悵悵的送走宋清遠回家。

## 妒口與平心

有個大戶世家子，算命的推算其命中大貴，相士看相也說他是大貴之相，然而一直到老，只做到六品官。

一日扶乩，他也來問，自己為何仕路崎嶇不順的原因。

仙判說：「算命的沒算錯，相士也沒看錯。只是因為你的母親偏愛之故，你就被削減官祿至此。」

拜問：「母親偏愛在所難免，然而，何以至削減官祿呢？」

仙又判說：「《禮》寫著繼母如母，應該視前妻之子，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庶子又為嫡母服喪三年，則視庶子也應當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然而人情險惡，自我設限，親生與非親生，分明的如同水火不相容。人的私心一起，機械萬端。小至飲食起居，大至貨財田宅，無一不是給親生的比較好，不是親生得就隨便，這已經干了造物者之忌了啊。

有時候甚至離間讒構，密運陰謀，或是惡言謾罵，囂陵跋扈，罔循理法，使受害人吞聲，旁觀者看了也咬牙切齒，這還不夠！猶自碎碎念，宣稱自己的孩子受了壓抑！這樣，是連鬼神都要怒視了，祖先之靈也要起怨恨了，若不禍譴其子，怎能見天道之公平呢？

況且人的一生，受用享福只有此數，家族也是一樣，他多了你少了，這

是自然之理。

既然是在家庭之內強有所增，至於仕官之途嘛，當然就陰有所減了。

你獲利比起兄弟們多了，物不兩大，沒有好處都占盡的道理，你又何必遺憾仕途坎坷呢？」

其人悚然而退。後來親戚們都聽說了這個故事，一個同家族的婦人說：

「那仙人說得都是悖理，前妻之子，仗著自己年長，沒有不吞噬弟弟的；庶出的兒子，仗著還有母親寵愛，也沒有不欺凌哥哥的。兒子若不是有母親替他們撐著，弱小的早就被強大的吞吃了啊？」

姚安公說：「這雖然是妒口所說的話，然而也不可以說是沒理的啊！世情萬變，治家的人，平心處之，就可以了。」

## 元凶

族祖黃圖公說，順治、康熙年間，天下初定，人心未一。

有某甲私下是吳三桂的間諜，因為某乙也是驍健有心計的人，就引誘來與他同謀。

既而吳三桂失敗死了，甲與乙也洗心悔禍，不再圖謀叛變了。然而雙方往來的秘札，多在乙處。信件中都沒有乙的名子，乙於是威脅甲，要揭發甲



是吳三桂的間諜，那可是滅族的大罪啊！

甲不得已，只好將女兒送給了乙，還招贅來家住在一起。

乙更是得志驕滿了，越發不像個人！他迫淫某甲家中的婦女殆遍，以至於連丈母娘也不放過；女孩的幼弟，小男孩才十三四歲，也不能倖免！眾人都飲泣受污，惴惴然，恐怕得罪了某乙。

甲抑鬱不自聊，時常避開跑掉。一日，他散步田間，遇到一個老父來和他說話，甲很奇怪，附近村落並沒有見過這個老人啊。

老父說：「實不相欺瞞，我是天狐。你固然是有罪，然而某乙也是逼人太甚了，我實在看不過去。」

今天，我偷了你寫的秘札奉還給你，某甲沒了這些信來要脅你，不用你驅趕他，他自己也會離開。」

老人拿出十餘封信給了甲，甲驗之，正是他寫的信件，隨即通通撕毀，吞吃下肚，回家將事實告訴了乙。

乙早就防著甲女竊取信件，密以鐵瓶封存，還埋了起來，他潛往檢視，信件果然都沒有了！乙乃踉蹌帶著甲的女兒離去了。

之後，那女兒卻是天天都惡聲惡氣罵乙，兩人不堪同居，隨即也仳離了。這種醜事，日後漸漸暴露，鄉里人不齒甲、乙兩家人，他們也就各自攜

家遠遁。

那是明朝末年的亂世，是大清蕩滌洪爐，拯救人民於水火中。至今已三十多年了，當年吳三桂拒絕撤番之命的時候，早就親手殺了桂王，所以斷是不能自稱是楚之三戶，自以為可以滅清。

然而甲陰通吳三桂，也不能自稱是明朝遺民，即使被滿門抄斬也不冤。某乙與甲同謀，雖然沒有成事，但是他後來姦污了某甲全家的女眷，連幼子也不放過，這種惡罪，較諸荼毒善良更大，某乙的罪也是不能減啊。

然而乙一開始也是同謀，與甲的罪刑原是相同；之後又操戈挾制，肆厥凶淫，其罪責，實在比甲要再加上一等。雖然後來，兩人都沒有消息，但是天道昭昭，諒必是沒有倖免之理啊。

### 魍魎

姚安公在舅氏陳德音家讀書時。一日早起，聽見人語喧囂，後來才聽得眾人七嘴八舌的說著：「來協助農稼的客作張珉，昨夜在村外守瓜田，今天早起，已經失魂不能言語了。」眾人灌救百端，到了晚上才甦醒過來。

張珉說：『二更以後，遙見林外有火光，漸移漸近。直到逼近了這處瓜田，那是一隻巨人啊！高十餘丈，手裡拿著竹籠，竹籠大的像一間屋子，那



隻巨人立在守瓜人的團焦之前，俯視良久。我駭怕極了！暈絕了過去，後來也不知那隻巨人什麼時候走了。」

有人說：「那是魍魎。」

又有人說：「應當是主夜神。」

案《博物志》記載，主夜神咒曰「婆珊婆寅底」，誦念這個咒語，可以辟惡夢、止恐怖，不應該有異狀，使人恐怖啊，真的懷疑是魍魎來靠近他了。

## 鼓妖

姚安公又說，一夕，與親友數人同宿在舅舅的書房裡。已經滅燭就寢了，忽然有大聲如巨炮聲響，發於床前，連屋瓦都震動了。滿堂的人都戰慄不已，噤聲不能言語了，還有人耳聾了好幾天。當時是冬天十月，照理不應該有雷霆霹靂，又沒有燄光衝擊，那聲響也不像是雷霆振發，

與父親同年的姨丈高爾珫說：

「這是鼓妖，不是吉徵啊。主人宜修德以卻禳，除惡事。」

舅氏德音公也是終日慄慄，無一事不謹慎。

那一年，家裡有人縊死了，其他就沒什麼惡事發生。

這大概是戒懼戒慎之力啊？

## 姜三抓鬼

我的父親姚安公聽聞先曾祖潤生公說過，景城有個姜三，是個莽夫，勇而憨。一日，聽人說了「宋定伯賣鬼得錢」的故事，姜三大喜，說：

「我今天才知道鬼也可以綁起來啊！如果我每夜都綁來一隻鬼，叫他變成羊，天亮後再牽去賣給屠戶，就足夠供我一日的酒肉錢啊！」

於是，姜三夜夜拿著棒子和繩子，潛行到墳場裡，如同獵人等著抓狐兔一樣，可是他竟然什麼都沒遇見。

即使是向來被傳聞有鬼之處，他也佯醉，跑去睡在那裡引誘鬼出來，竟也是寂然無所見。

有一晚，姜三隔著林木看見數朵磷火飛舞，他踴躍奔赴，還沒跑到那裡，磷火已星散去了，姜三懊恨而返。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他什麼也沒抓到，這才不去抓鬼了。

鬼會欺侮人，總是乘人怕鬼的心思。這位姜三莽夫，深信鬼是可以綁起來的，心裡意中早已輕蔑那些鬼了，其氣傲足以懾鬼，所以鬼反而要避開他啊。



## 雄杏

益都的朱天門說，有個書生暫時借住在京師的雲居寺，他不時看見有個小童，年紀大約十四五歲，時常來往於寺中。

那個書生原本就是個蕩子，他引誘那小童來狎呢，還留住一起共宿。

天亮了，有客人掀帘子進到室內，書生窘愧極了，然而來客好像沒看見一樣。隨即又有僧人送茶來，也是視若無睹，那個書生懷疑了！

客人出去後，書生將擁在懷中童子緊緊抱住，問他是誰？

童子說：「你別怕，我實在告訴你，我是杏花之精。」

書生駭然說：「你是來魅我的嗎？」

童子說：「精與魅不同。山魃厲鬼，總是依草附木而為祟，所以那是魅；老樹千年，英華內聚，積久而成形，就如同道家的結聖胎一樣，是所謂的精。魅會害人，精則不會害人啊。」

書生問：「花妖多是女子，你為何是個男的呢？」

童子說：「杏有雌雄，我本來就是雄杏啊！」

書生問：「那你為何又要雌伏呢？」

童子說：「這是前緣啊。」

書生問了又問：「人與草木怎麼會有前緣呢？」

書生是又慚愧又沮喪了。

童子說：「我若不借人精氣，是不能煉形的，這就是有緣啊。」

書生曰：「然則，你還是來魅我的啊。」

書生推枕遽然起身，那童子也拂然而去。

書生從此懸崖勒馬，不再冶遊浪蕩，這可謂是大智慧啊。

那個書生，是朱天門的弟子，朱天門不肯說出他的姓名。

### 好奇殞命

申鐵蟾，名兆定，陽曲人。在庚辰中舉人，分發去做了知縣的官，他住在我家最久。

庚戌秋，鐵蟾在陝西試用，忽然寄來一封信與我訣別，信中詞句恍惚迷離，抑鬱幽咽，都不知道他寫些個什？

鐵蟾並不是不得志的人，這讓我很不明白。好幾次寫信給他都沒回信。後來終於得到他的消息了。

那是我見了邵二雲贊善，才知道鐵蟾在西安病了幾個月，病癒後，他入山射獵，歸來後竟然一直看見眼前有二隻圓物如球，旋轉如風輪，就算是閉上眼睛也能見到。



數日後，那兩隻圓球忽暴然裂，有二個小婢女從中出來，自稱奉了仙女之命來邀請他，鐵蟾魂不覺隨之前往。

一直到了了一處瓊樓貝闕，另有一女子容貌絕代，來說要嫁給他，鐵蟾堅持不要，還推托說，不習慣居住在這種地方，那女子薄怒，揮手叫他出去，鐵蟾這才霍然而醒。

又過了幾個月，他目中所見的二個圓物，又如同之前一樣爆炸了，還是先前那兩個小婢女來邀請他去，則已經是另一座宅邸，幽折窈窕，頗可愛。

鐵蟾問：「這是哪裡？」

女子回答說：「佛桑，請你題寫個堂額吧。」

申鐵蟾用他最擅長的八分書，書寫了「佛桑香界」四字，那女子再申前請，還是要嫁給他，申鐵蟾竟然意不自持，兩人遂定情了。

從此以後，申鐵蟾自是時常夢游，久了，那女子也常常白天現身而來，但是嚴禁申鐵蟾告訴所有人，申鐵蟾漸漸病重了。

當時有方士李某人，拿赤丸餵他吃下，申鐵蟾吃了卻嘔逆而死，這件事甚是奇怪。我這才知道申鐵蟾之前寄來的信，是得了心疾時寫的。

申鐵蟾聰明絕特，善詩歌，又工八分書，他馳騁名場。然而卻以風流自命。與人交遊，意氣如雲，像隻郵筒行走天下，到那裡都有朋友推薦。

可是他中年以後，忽然羨慕起神仙了，竟然生出這種魔障來，終究還是迷罔以終。

妖以人興，象由心造。那怕是才意高廣的人，若翻心因為好奇而隕命的，實在也可是可惜了啊！

## 女鬼沒臉

崔莊的舊宅，大廳西側有一間坐南向北的建築物，是三楹的木建築，那裡有花木有竹叢，長的茂盛極了，也頗為幽僻。

先祖在時，奴子張雲會，夜晚時到那裡面取茶具，見有一個垂鬢的女子潛匿在樹下，背立向著牆角。

他以為是宅中的小婢女在此幽會等人，遽然捉住那小小婢女的手臂，想挾持她。那女子突轉面向他，只見那女子的臉，白得像塗滿白粉，然而卻無耳也沒有眼睛和鼻子！

奴子張雲會慘叫一聲，仆地昏倒了！眾人拿著燭火來，除了張雲會一人，其他都沒有。

有人說：「這裡早就有那個怪物了。」

也有人說：「是張雲會一時目眩。」



還有人說：「應該是那個調皮的婢女，猝然被捉了，跑不了了，只好用白手巾遮臉，偽裝成鬼，那才好逃脫啊。」

反正都找不到，也猜不出來一個所以然，可從此，卻讓人都懷疑起來了，若是有人宿在那個院子裡，總是凜凜害怕，夜裡也往往聽見有聲音，大概是人不住那裡，那些鬼狐就來住下了吧。

又宅東有一座樓，是明代隆慶初年所建的，樓的右側有一間小房屋，也說是有魅。雖然不為害，然而家裡的婢女或僕婦，都曾經有人看見過鬼。

姚安公有一日，在那裏檢視廢棄的書籍，在櫃子下，裝雜物的籃子裡捉得了二隻獾。

眾人都說：「是魅！」

姚安公說：「這兩隻獾乖乖的被捉，想必不能為魅。是這屋子久了沒人來，以至於讓野獸來這裡築巢穴，說是魅也可以，只是這種說法，是空穴來風啊。」

後來，家族分家產，那座西廳分給了從兄垣居，今天已經是從姪汝侗的了。那座樓分屬先兄睛湖，現在也歸姪兒汝份的了。

家族裡子姪們日漸繁盛，都蓋滿房子已經沒了空地，那些魅，都不用驅趕，自己也就走了啊。

## 事事如意

甲與乙兩人相善，甲請來乙到家裡理家政。一直到了甲做了撫軍的官位，還是請乙一起來佐理官政，甲總是聽任乙的建議。

時間久了，甲的貲財都被乙所乾沒了，這時甲才醒悟乙的奸險，於是稍稍罵責乙的不該。

乙卻要挾，要將甲的陰私之事暴光，遽然反噬。甲不勝憤怒，居然跑到城隍那裡，寫訴狀告他。

甲夜裡夢見城隍來對他說：

「乙的險惡如果真是這樣，你為何一直信任不疑呢？」

甲說：「因為他做事，都能事事如我意啊。」

神喟然的說：「人能事事如我意，那真是太可怕了啊！你竟不怕？反而高興了！這事如果不是由你開始的，是由誰開始的呢？」

乙就要惡貫滿盈了，他終究要自食其報了。你別自尋煩惱，也不必再來告他了。」

這件事，是由甲的親戚來告訴姚安公的。

這事是發生在雍正末年，甲是雲南人，乙是越人也。

## 香玉

《杜陽雜編》記載「李輔國香玉闢邪」的故事，特別的怪異，多疑為小說荒唐，然而世間上真的有「香玉」。

先外祖母就有一枚蒼玉扇墜，說是曹化淳的故物，從明朝大內偷出來賣的，製做的樣子很樸素，隨著玉石原來的形狀，輾為雙螭糾結狀，上有血斑數點，色如溶蠟，細緻色白，仔細看有絲絲絮毛紋，用手摩娑，熱熱的嗅聞，作沉香氣；如不摩熱則不香。

疑是李輔國玉那個故事裡所說的香玉。若是，也不過如此，那老故事應該是記事的人點綴其詞，誇張了。

先太夫人曾經悄悄的向母親要那枚香玉，外祖母說：

「我死了就傳給你。」

後來外祖母歿了，舅舅懷疑那枚香玉在我母親手上，我母親又懷疑香玉在舅舅家。

衛氏姨母說了：「母親在時，佩帶此不離身，大概是一起隨身，歸葬黃壤了呵。」

侍疾的諸位婢女都說，殮時都沒見過。

因此，眾人又疑，香玉是在衛氏姨母那理了。

今姨母久亡了，衛氏一族也式微，家族裡的收藏和玩物，都典賣絕盡，也沒看見此物出賣，竟不知那枚香玉到那裡去了！

## 古代防彈衣

有商客攜帶柴窯的碎磁片，說要賣百金之數。又說是鑲嵌在甲冑上，臨陣可以辟火器防彈！然而卻無法證明，是否真的能防彈了。

我說：「何不拿繩子懸掛此物，再以火銃發鉛丸打一槍？如果真能辟火防彈，那必然不會破碎，就算賣數百金，也不多啊；如果打碎了，則辟火防彈之說不確實，照理也不能賣錢了。」

賣的人不肯，他說：「你對賞鑒不內行啊，真是殺風景。」  
隨即將磁片拿走，跑了。

後來聽說，他真的賣給了某一個豪貴之家，竟然也真的賣得了百金。

這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很難防備這等人欺騙啊！戰陣上炮火橫衝，如同雷霆下擊，豈是區區片片瓦所能抵擋的呢？

況且雨過晴天之色，不過是釉色精妙而乙，終究還是人所造出來的，並非出於自然神功，那有說是磁器都破成磁片了，還能神靈？還能防彈啊？

我寫的《舊瓦硯歌》裡面也寫著：「銅雀臺早就傾頽，連遺址也沒了，

怎麼還有剩下瓦當這樣多？還能做成硯台呢？文士都有好奇癖，心理知道那是假的，還要自欺。」與這個柴窯磁片能防彈，是一樣的道理啊。

## 冷龍

嘉峪關外，有閼石圖嶺，為哈密巴爾庫爾界。

閼石圖，譯言「碑」的意思，有唐太宗時代的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上，在地的守將們用磚石砌圍著，不使人讀。說是讀了，則風雪立至，屢試不爽。這大概是山神木石有精，顯示怪異現象要求祭祀吧，想來還蠻有道理的。巴爾庫爾又有漢順帝時，斐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的海子上，那石碑則隨人揭幕，卻沒什麼異狀。

只是有傳說，海子有冷龍住在那裡，城中不可以在夜晚鳴炮，若是鳴夜炮則冷龍震動，天氣必定變的奇寒無比，這傳言竟是不可以理推之的事。

## 李老人

李老人不知那裡人，自稱年紀歲數已經百歲以上，也無可考究。李老人言語說話的內容支離荒唐，大都是前代明朝時候，醒神的言語。類似像現代人替神傳達旨意的人。

很久以前，李老人曾經在先師錢文敏家住過，我曾見過他。他拿符藥治病，有時候也靈驗。

錢文敏的次子借住在京師的水月庵，晚上出去夜飲，喝得大醉回來，遇見數十隻厲鬼遮路，他竟然發狂，自己切腹！我和陳裕齋、倪餘疆都去探視，那傷口血肉淋漓，人也只剩下一口氣了，眼真是真的不能活了！

李老人忽然自己來了，還將他帶了回去，治療了半個多月，那傷口竟然癒合了，人們都頗以為異。

而文敏公後來，卻誤信拜神得來的信息，割掉破指上的疣贅，創口感染，發病死了，李老人救助醫治竟然無效！可能是符籙燒煉之術，也是有時有效，有時無效吧。

先師劉文正說：「神仙是有的，然而絕不是現在的賣藥道士；佛菩薩也必定是有的，然而，也絕不是現代的說法禪僧。」

這真是千古持平之論啊！

## 知命

主事楊護，是我在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典試所取的進士。

他為人算命，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驗。他在刑部做官之時，與阮



吾山一起共事。

有次楊護忽然對人說：「以我的法論推演，阮吾山半個月內，當為刑部侍郎。然而，現在的刑部侍郎並不缺員，是何故耶？」

第二天堂參會議之後，他私下對同官說：「杜公缺也。」

隨即，杜凝臺果然有伊犁之役。

有一日，楊護倉皇請假要回鄉，來找我辭行。

我問他：「怎麼匆忙成這樣啊？」

楊護回答：「我家只剩一子服侍老父，今推算他在某月當死，我怕老父過於哀痛，所以要趕快回家去。」

當時尚未到死期。後來我詢問他的同鄉人，果如所說，這真是奇異啊！

我曾問楊護，關於子平家所謂的命有定數，還有堪輿家所說的命可移之說，究竟是誰說的對？

楊護回答說：「能得吉地是命，誤葬凶地也是命，其理都一樣。」他這樣說，可謂是得其通達啊。

## 鬼妻

吉昌遣來犯人彭杞，有一個女兒，年十七歲，與他的妻子都生重病。彭

杞之妻死了，女兒也是垂危將死。

彭杞有官田要耕作，不能照顧女兒，於是將女兒棄置樹林，任由她自生自滅，那女孩呻吟淒楚，見者心惻。

同一起被遣來的犯人楊燻對彭杞說：

「你太殘忍了，世上怎有這樣的事！我願意帶她回去醫治，死了，我埋葬她，若活了，就當我的妻子。」

彭杞回答：「太好了。」

隨即書寫書券切結給了楊燻，女兒也不要了。

過了半年，那女孩還是沒能治好。臨死前，女孩對楊燻說：

「蒙君高義，真心感謝。緣有夫妻盟約，那也是父親允諾。所以同吃同睡，不畏嫌疑；搔仰撫摩，都無避忌。」

然而我病骸憔悴，一直都不能做你真正的妻子，實在多有愧負啊。若死而無鬼，那就算了；若死後魂魄有知，當必有所奉報。」

那女孩嗚咽而終，還是死了。

楊燻涕哭埋葬了那女孩，葬後，楊燻夜夜夢見女孩回來了，來與他狎昵歡好，一如活人；楊燻醒來，則什麼都沒見到。夜中呼喚她的名，也始終不出來；可是才闔上眼睡著，她就來了，直接裸身躺在他床上。

一人一鬼往來既久，楊燻在夢中也知道這是夢境，問她為何不肯現形的原因？

女孩說：「我聽聞那些鬼說，人是陽而鬼是陰，如果以陰侵陽，必定要害人的。人只有在睡夢中，斂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身形不接觸，那就無害了。」

這是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亥那一年春天的事，至辛卯春，四年了啊。自我回歸京師之後，就不知後來究竟如何了？

古代也有「盧充金碗」鬼妻的故事，那鬼妻將兒子與金碗還回來就消失了。鬼妻的故事還有「宋玉瑤姬」，可那是偶然一見。

至於天天都能在夢中相見一如活人，在古籍中也是很稀少的啊！

### 杯水盛姻緣

有孟氏媪，清明節上墳歸來，渴了，要找附近人家求飲。見一女子站在樹下，形貌姿態很和婉美麗。取水來給孟氏媪喝，孟氏媪邀她共坐一起說話，女孩很是溫柔的回答應對，孟氏媪也高興，孟氏媪問她家裡的父母兄弟，那女孩也對答如流都有條理。

因而戲問女還：「已經有人家了沒？我為你做媒，好嗎？」

女孩臉紅了，避入家裡，叫也叫不出來了。當時已經快黃昏了，孟氏媼只好自己走了。

過了半年，有媒人為孟氏媼的兒子議婚，細細詢問家世後，竟是之前她遇見的女孩，孟氏媼大喜過望，急著促成此事。

那女孩嫁過來以後，孟氏媼撫著媳婦的肩膀說：

「幾個月不見，你真的長大了啊！」

女孩錯愕！竟不知道怎麼回答婆婆。

細細詢問始末，才知道那女孩十歲喪母，養在外祖家五六年了，直到婚約成，納幣之後才回到父親家等待出嫁。

孟氏媼上墳時，她還在外祖家，尚未到家。

那女孩的父親是外地搬來的，家境又不好，若不是讓孟氏媼親見她的明慧，婚姻未必能成。

這事竟也不知是什麼鬼魅托形，來成就兩家姻緣？又不知鬼魅是為了什麼，要托形現身安排婚事？世上之事，有不可理推的，大概就是此類了吧。

### 三界全知了

新疆交河的蘇斗南，在雍正元年，歲次癸丑那一年參加會試，會試後他



回家了，走到了白溝河，在酒肆中與一個朋友相逢。友人才罷官，喝醉後，抑鬱不堪，還滿腹的牢騷，怨恨善惡都沒報應，真是憤恨難消啊！

正巧有一個人，是外出長途旅行的打扮，他繫馬於樹下，也來和他兩人對坐，靜靜的聽他朋友發牢騷，聽了好一會兒，那人對著蘇斗南的友人揖手說：「你懷疑因果有爽耶？好色的人一定生病，愛賭博的必敗，那是勢；劫財的人必定受誅，殺人的必要抵命，那是理。

一樣都是好色的人，而稟賦也有強弱，同樣嗜賭的人，技巧也有好壞，那是勢不一致；

同樣劫財也有首腦、有從犯，如同殺人也有誤殺，那是理當別論。

這中間的消息微細極了，其間的功過和互償，或者以無報為報啊；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即報，那其中的毫釐比較，更是微乎其微了。

你堅持眼前所見，而懷疑天道難明，真是不值得啊？

況且你又何必要埋怨天道不彰呢？你的命本來該當由外放出身，官至七品，只因為你心機多端，又伺察多術，最會趨避了，而且還很會擠排他人，遂削官為八品；

你由九品而升遷八品之之時，還自以為是你心計巧密才升官的，卻不知，你就是因為心計巧密，才由七品而降到八品，現在還罷官了！」

那人又在友人耳邊說了一些悄悄話。

說完後隨即大聲的說：「你忘了嗎！」

友人駭怕恐懼，一時汗流浹背不止。

友人驚恐的問那人說：「你是怎麼知道的那麼詳細？」

那人笑著說：「豈止只有我知耶？三界內誰不知道啊？」

那人掉頭上馬，只見黃塵滾滾，隨即滅跡。

## 熟慮

乾隆七、八年，歲次壬戌到癸亥年間，村落裡男人和婦女，得了奇怪的疾病。男子是在尻骨處生出尾巴，像鹿角也像珊瑚枝；女子則患陰挺，從陰部長出像葡萄也像芝菌的東西。

有能醫之者，一割立即痊癒，不願去就醫的則死了！

當時鄉里喧言，有妖人投藥在井裡，使人飲水成此病，就是要來取暴利。當時是內閣學士永公為河間太守，鄉里人來請太守捕捉醫者，嚴加審問。

永公說：「這種事實可在可疑，然無實據。一個村子不過三兩口井，派人去嚴守看管，自然就無法施其術。倘若一逮問，則無人再敢醫治此證，恐怕死人多了！凡事宜熟慮其後，切勿過於急躁啊。」



河間太守堅持不肯捕捉醫者來問，那種怪病也隨即沒了。

郡時有人認為太守真是鎮定，也有人說太守放縱奸人。

後來，我在在烏魯木齊，當地因為牛少價昂，耕作的農者很抱怨，遂嚴禁屠者宰牛，牛價果然降了。

然而販牛的一聽說牛隻賤價，也不肯再來了，次年，牛價又翻漲了一倍。屠牛解禁後，牛隻的價格才又漸漸平實了。

又深山中有盜採金者，始終都有數百人，若捕捉那些盜採的人，恐怕激起變亂，隨他們去，又恐盜採的人多聚集，會養癰為患，因而設了一個計策，斷他們的糧道，到深山裡去盜金之人果然因饑餓而散出。

然而那些人散出大山之後，都因為窮困而成為盜賊，官兵們巡防察緝，竟日紛紛，忙碌極了，經理了大半年，才得以綏靖地方。

我這才知道天下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立竿見影收目前之效，而造成日後之憂的事。

我非常佩服永公的熟慮啊，永公當時一言，真的是遠瞻百里之外啊。

第八卷  
如是我聞二

先叔儀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素相善。王豔曾之婦，乘曾為盜所誣引，陰賄吏斃於獄。方營求媒灼，意忽自悔，遂輟其謀。擬為作功德解冤，既而念佛法有無未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於家，奉養備至，如是者數年。耗其家貲之半，曾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婦歸王，王固辭，奉養益謹。又數年，曾母病，王侍湯藥，衣不解帶，曾母臨歿曰：「久蒙厚恩，來世何以為報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陳其實，乞冥府見曾為解釋。母慨諾，曾父亦作手書一札，納曾母袖中曰：「死果見兒，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黃泉下無相見也。」後王為曾母營葬，督工勞倦，假寐墮側，忽聞耳畔大聲曰：「冤則解矣，爾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許嫁其子，後竟得善終。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有可解，知無不可解之冤矣。亦足為悔罪者勸也。

從兄旭升言，有丐婦甚孝其姑，嘗饑踣於路，而手一盂飯不肯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聽指揮而已。一日，同棲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婦，使受陰氣發寒熱？」一人稱：「手捧急檄，倉卒未及睹。」又聞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照數尺，爾豈盲耶？」俄聞鞭箠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聞一婦鋤田，為旋風所撲，患頭痛。問其行事，果以孝稱。自是感動，事姑恒恐不至云。

旭升又言，縣吏李懋華，嘗以事詣張家口。於居庸關外，夜失道，暫憩山畔神祠。俄燈光晃耀，遙見車騎雜遝，將至祠門，意是神靈，伏匿廡下。見數貴官並入祠，坐左側似是城隍，中四五座則不識何神。數吏抱簿陳案上，一一檢視。竊聽其語，則勘驗一郡善惡也。一神曰：「某婦事親無失禮，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婦亦能得

舅姑歡，然退與其夫有怨言。」一神曰：「風俗日偷，神道亦與人為善。陰律孝婦延一紀，此二婦減半可也。」僉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婦至孝而至淫，何以處之？」一神曰：「陽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則當誅，是不孝之罪重於淫也。不孝之罪重，則能孝者福亦重，輕罪不可削重福，宜捨淫而論其孝。」一神曰：「服勞奉養，孝之小者；虧行辱親，不孝之大者。小孝難贖大不孝，宜捨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惡所能掩；淫大罰也，非他善所能贖。宜罪福各受其報。」側坐者罄折請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曰：「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無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無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故，雖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雖孝而不獲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沉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頗重大，請命於天曹可矣。」語訖俱起，各命駕而散。李故老

吏嫻案牘，陰記其語，反覆思之不能決。不知天曹作何判斷也。

董曲江言，鄰縣一嫠婦，夏夜為盜撬窗入，乘夜睡污之，醒而驚呼，則逸矣。憤恚病卒，竟不得賊之主名。越四載餘，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婦合掌誦佛曰：「某婦之冤雪矣。當其呼救之時，吾親見李十躍牆出，畏其悍而不敢言也。」

西城將軍教場一宅，周蘭坡學士嘗居之。夜或聞樓上吟哦聲，知為狐，弗訝也。及蘭坡移家，狐亦他徙。後田白巖僦居數月，狐乃復歸。白巖祭以酒脯，並陳祝詞於几曰：「聞此蝸廬，曾停鶴馭，復聞飄然遠引，似桑下浮圖；鄙人匏繫一官，萍飄十載，拮据稱貸，卜此一廬。數夕來效笑微聞，似仙輿復返。豈鄙人德薄，故爾見侵？抑夙有因緣，來茲聚處歟？既承惠顧，敢拒嘉賓。惟冀各守門庭，

使幽明異路，庶均歸寧謚；異苔不害於同岑，敬布腹心，伏惟鑒燭。」次日，樓前飄墮一帖云：「僕雖異類，頗悅詩書。雅不欲與俗客伍。此宅數十年來，皆詞人棲息，愜所素好，故挈族安居。自蘭坡先生忽然捨我，後來居者，目不勝駟僮之容，耳不勝歌吹之音，鼻不勝酒肉之氣。迫於無奈，竄跡山林。今聞先生山蘊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故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往，或檢書獮祭，偶動芸簽；借筆鴉塗，暫磨鸚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訴諸明神。願廓清襟，勿相疑貳。」末題「康默頓首頓首」。從此聲息不聞矣。白巖嘗以此帖示客，斜行淡墨，似匆匆所書。或曰：「白巖托跡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諷嘲，寓言十九。」是或然歟？然此與李慶子遇狐叟事大旨相類，不應俗人雅魅，疊見一時。又同出於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會，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傳聞異詞，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

一故家子，以奢縱嬰法網。歿後數年，親串中有召仙者，忽附  
乩自道姓名，且陳愧悔。既而復書曰：「僕家法本嚴，僕之罹禍，  
以太夫人過於溺愛，養成驕恣之性，故陷之井而不知耳。雖然僕不  
怨太夫人，僕於過去生中負太夫人命，故今以愛之者殺之，隱藏其  
冤。因果牽纏，非偶然也。」觀者皆為太息。夫償冤而為逆子，古  
有之矣；償冤而為慈母，載籍之所未睹也。然據其所言，乃鑿然中  
理。

宛平何華峰，官寶慶同知時，山行疲困，望水際一草庵，投之  
暫憩。榜曰「孤松庵」，門聯曰：「白鳥多情留我住，青山無語看  
人忙。」有老僧應門延入，具茗，頗香潔，而落落無賓主意。室三楹，  
亦甚樸雅，中懸畫佛一軸，有八分書題曰：「半夜鐘磬寂，滿庭風  
露清。琉璃青黯黯，靜對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

旁一聯曰：「花幽防引蝶，雲懶怯隨風。」亦不題款。指問：「此師自題耶？」漠然不應，以手指耳而已。歸途再過其地，則波光嵐影，四顧蕭然，不見向庵所在。從人記遺煙筒一枝，尋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是鬼魅也。華峰畫有《佛光示現卷》，並自記始末甚悉。華峰歿後，想已雲煙過眼矣。

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嘗游嵩山，見女子汲溪水，試求飲，欣然與一瓢；試問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樹下語。似頗涉翰墨，不類田家婦，疑為狐魅。愛其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幾敗！」怪而詰之，赧然曰：「吾從師學道百餘年，自謂此心如止水。師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見可欲故不亂，見則亂矣。平沙萬頃，中留一粒草子，見雨即芽。汝魔障將至，明日試之當自知。』今果遇君。問答流連，

已微動一念；再片刻，則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幾敗！」躡身一躍，直上木杪，譬如飛鳥而去。

次辰又言，族祖征君公諱旻，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以天性疏放，恐妨遊覽，稱疾不預試。嘗至登州觀海市，過一村塾小憩。見案上一舊端硯，背刻狂草十六字曰：「萬木蕭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間，寫上堵吟。」側書惜哉此叟四字，蓋其號也。問所自來，塾師云：「村南林中有厲鬼，夜行者遇之輒病。一日，眾伺其出，持其杖擊之，追至一墓而滅。因共發掘，於墓中得此硯，我以粟一斗易之也。」按上堵吟乃孟達作，是必勝國舊臣，降而復叛，敗竄山林以死者。生既進退無據，歿又不自潛藏，取暴骨之禍。真頑梗不靈之鬼哉。

海之有夜叉，猶山之有山魃，非鬼非魅，乃自一種類，介乎人物之間者也。劉石庵參知言，諸城濱海處，有結寮捕魚者。一日，眾皆掉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盜飲其酒盡一罌，醉而臥，為眾所執，束縛捶擊，毫無靈異，竟困踣而死。

族姪貽孫言，昔在潼關宿一驛，月色滿窗，見兩人影在窗上，疑為盜，諦視則腰肢纖弱，鬢髻宛然，似一女子將一婢。穴紙潛覷，乃不睹其形，知為妖魅，以佩刀隔櫺斫之，有黑煙兩道，聲如鳴鏑，越屋脊而去。惡其次夜復來，戒僕借鳥銃以俟。夜半果復見影，乃二虎對蹲，與僕發銃並擊，應聲而滅，自是不復至。疑本遊魂，故無形質，陽光震爍，消散不能聚矣。

獻縣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輒空中擲與數十錢。知縣

楊某往視，乃擲下白金五星，此子旋夭亡，亦無他異。或曰：「王生倩作戲術者搬運之，將托以箕斂。」或曰：「狐所為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確有鬼憑，亦當禁治，使勿熒民聽，正不必論其真妄也。

李又聃先生言，雍正末年，東光城內，忽一夜家家犬吠聲若潮湧，皆相驚出視。月下一人，披髮至腰，蓑衣麻帶，手執巨袋，袋內有千百鵝鴨聲，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過別家。次日，凡所立之處，均有鵝鴨二三隻自簷擲下。或烹而食，與常畜者味無異，莫知何怪。後凡得鵝鴨之家，皆有死喪。乃知為兇煞偶現也。先外舅馬公周籙家，是夜亦得二鴨，是歲其弟靖逆同知庚長公卒，信又聃先生語不謬。顧自古及今，遭喪者恒河沙數，何以獨示兆於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獨示兆於數家？其示兆皆擲以鵝鴨，又義何所取？

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論可矣。

道士王昆霞言，昔游嘉禾，新秋爽朗，散步湖濱，去人稍遠。

偶遇宦家廢圃，叢篁老木，寂無人蹤，徙倚其間，不覺晝寢。夢古衣冠人長揖曰：「岑寂荒林，罕逢嘉賓。既見君子，實慰素心，幸勿以異物見擯。」心知是鬼神，詰所從來。曰：「僕耒陽張湜，元季流寓此邦，歿而旅葬。愛其風土，無復歸思。園林凡易十餘主，棲遲未能去也。」問：「人皆畏死樂生，爾何獨耽鬼趣？」曰：「死生雖殊，性靈不改，境界亦不改。山川風月，人見之，鬼亦見之；登臨吟詠，人有之，鬼亦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險阻之勝，人所不至，鬼得以魂遊；蕭寥清絕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賞。人且有時不如鬼。彼夫畏死而樂生者，由嗜慾攫心，妻孥結戀，一旦捨之入冥漠，如高官解組，息跡林泉，勢不能不戚戚。不知本住林

泉，耕田鑿井，恬熙相安，原無所戚戚於中也。」問：「六道輪迴，事有主者，何以竟得自由？」曰：「求生者如求官，惟人所命；不求生者如逃名，惟己所為。苟不求生，神不強也。」又問：「寄懷既遠，吟詠必多。」曰：「興之所至，或得一聯一句，率不成篇，境過即忘，亦不復追索。偶然記憶可質高賢者，纔三五章耳。」因朗吟曰：「殘照下空山，溟色蒼然合。」昆霞擊節。又吟曰：「黃葉：」甫得二字，忽聞噪叫聲，霍然而悟。則漁艇打槳相呼也。再倚杖瞑坐，不復成夢矣。

昆霞又言，其師精曉六壬，而不為人占。昆霞為童子時，一日蚤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書，定以申刻至。先期後期皆答汝。」相去七八十里，踟蹰僅至，則某家兄弟方鬪牆。啟視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晉書·王祥傳》一閱。」兄弟相顧默然，

門遂解。蓋其弟正繼所生云。

嘉峪關外有戈壁，徑一百二十里，皆積沙無寸土，惟居中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冬積冰，夏儲水，以供驛使之往來。初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疑此墩本一土山，為飛沙所沒，僅露其頂。既有山必有水，發卒鑿之，穿至數十丈，忽持鍤者皆墮下。在穴上者俯聽之，聞風聲如雷吼，乃輟役。穴今已圯。余出塞時，彷彿尚見其遺蹟。案佛氏有地水風火穴之說，余聞陝西有遷葬者，啟穴時棺已半焦，茹千總大業親見之，皆地火所灼。又獻縣劉氏母卒，合葬啟穴，不得其父棺，跡之，乃在七八步外，倒植地中。先姚安公親見之。彭芸楣參知亦云，其鄉有遷葬者，棺中之骨，攢聚於一角，如積薪然。蓋地風所吹也。是知大氣幹運於地中，陰氣化水，陽氣則化風化火。水土同為陰類，一氣相生，故無處不有。陽氣則包於

陰中，其微者，爍動之性為陰所解；其稍壯者，聚而成硫黃丹砂礬石之類；其最盛者，鬱而為風為火，故恒聚於一所，不處處皆見耳。

伊犁城中無井，皆汲水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耳。知古稱雍州厚土水深，灼然不謬。徐舍人蒸遠，曾預斯役，嘗為余言，此佐領可云格物。蒸遠能舉其名，惜忘之矣。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雜詩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牀無處用，隨心引取到花畦。」紀其實也。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為之不開。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岡頂關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故余詩又曰：「山圍草木翠煙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處，綠氈餽上看棋枰。」巴公彥弼鎮守時，

參將海起云：「請於山麓堅築小堡，為倚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汝不知兵。北山雖俯瞰城中，敵或結棚，可築炮臺仰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雖眾，不能屯聚也。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為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歎服。因記伊犁鑿井事，並附錄之於後。

烏魯木齊泉甘土沃，雖花草亦皆繁盛。江西蠟五色畢備，朵若巨杯，瓣葳蕤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藥。大學士溫公以倉場侍郎出鎮時，階前虞美人一叢，忽變異色，瓣深紅如丹砂，心則濃綠如鸚鵡，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隱耀，雖畫設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撫去。余以彩線繫花梗，秋收其子，次歲種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為瑞兆，如揚州芍藥，偶開金帶圍也。

辛彤甫先生記異詩曰：「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弦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驢側耳聽。」康熙辛丑館余家日作也。初里人某貨郎，逋先祖多金不償，且出負心語。先祖性豁達，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謂姚安公曰：「某貨郎死已久，頃忽夢之，何也？」俄圉人報馬生一青驪，咸曰：「某貨郎償夙逋也。」先祖曰：「負我償者多矣，何獨某貨郎來償？某貨郎負人亦多矣，何獨來償我？事有偶合，勿神其說，使人子孫蒙恥也。」然圉人每戲呼某貨郎，轉昂首作怒狀。平生好彈三弦，唱邊關調，或對之作此曲，輒聳耳以聽云。

古書字以竹簡，誤則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筆。黃山谷名其尺牘曰刀筆，已非本義。今寫訟牒者稱刀筆，則謂筆如刀耳，又一義矣。余督學閩中時，一生以導人誣告，成邊。聞其將敗前，方為人構詞，

手中筆爆然一聲，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禍。又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構陷善類者，方具草，訝字皆赤色，視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筆而起，遂輟是業，竟得令終。余亦見一善訟者，為人畫策，誣富民誘藏其妻。富民幾破家，案尚未結，而善訟者之妻竟為人所誘逃。不得主名，竟無所用其訟。

天道乘除，不能盡測。善惡之報，有時應，有時不應，有時即應，有時緩應，亦有時示巧應。余在烏魯木齊時，吉木薩報遣犯劉允成，為逋負過多，迫而自縊。余飭吏銷除其名籍，見原案注語云：「為重利盤剝，逼死人命事。」

烏魯木齊巡檢所駐曰呼圖壁，呼圖譯言鬼，呼圖壁譯言有鬼

也。嘗有商人夜行，暗中見樹下有人影，疑為鬼，呼問之。曰：「吾

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結伴耳。」因相趁共行，漸相款洽，其人問：「有何急事，冒凍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藥餌恐不給，故往送還。」是人卻立樹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聞公言，乃真長者，吾不敢犯公，願為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諦視乃一無首人，慄然卻立，鬼亦奄然而滅。

馮巨源官赤城教諭時，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傳元代人也。巨源往見之，呼為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納導引，得不死耳。」叩其術，曰：「不離乎《丹經》，而非《丹經》所能盡。其分寸節度，妙極微芒，苟無口訣真傳，但依法運用，如檢譜對弈，弈必敗；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緩急先後，稍一失調，或結為癰疽，或滯為拘攣，甚或精氣瞽亂，神不歸舍，竟至於顛癩，是非徒無益已也。」

問：「容成彭祖之術可延年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禍不旋踵；真得法者，亦僅使人壯盛。壯盛之極，必有決裂橫潰之患。譬如悖理聚財，非不驟富，而斷無久享之理。公毋為所惑。」又問：「服食延年，其法如何？」曰：「藥所以攻伐疾病，調補氣血，而非所以養生。方士所餌，不過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不能不消化，彼且不能自存，而謂借其餘氣，反長存乎？」又問：「得仙者果不死歟？」曰：「神仙可不死，而亦時時可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煉氣存神，皆逆而制之者也。逆制之力不懈，則氣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疏，則氣消而神亦消，消則死矣。如多財之家，儉勤則長富，不勤不儉則漸貧，再加以奢蕩，則貧立至。彼神仙者，固亦兢兢然，恐不自保，非內丹一成，即萬劫不壞也。」巨源請執弟子禮。曰：「公於此道無緣，何必徒荒其本業，不如其已。」巨源悵然而返。景州戈魯齋為余述之，稱其言皆篤實，不類方士之炫

惑云。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稱蘆中人。問：「豈伍相國耶？」曰：「彼自隱語，吾真以此為號也。」其方時效時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丈希英（姚安公稱牛丈字，作此二字，音未知是否。牛諱瓌，娶前母安太夫人。）家，有乞虛損方者，仙判曰：「君病非藥所能治，但遏除嗜慾，遠勝於草根樹皮。」又有乞種子方者，仙判曰：「種子有方，並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慾火，尚毒發為痘，十中必損其一二。況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夭折之時，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之日，已伏必死之機。生如不生，亦何貴乎種耶？此理甚明，而昔賢未悟。山人志存濟物，不忍以此術欺人也。」其說其理，皆醫家所不肯言，

或真有靈鬼憑之歟？又聞劉季箴先生嘗與論醫，乩仙云：「公補虛好用參。夫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主，不通治各證。以臟腑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榮衛而論，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腎肝虛與陰虛，而補以參，庸有濟乎？豈但無濟，亢陽不更煎爍乎？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採參者，得即蒸之，何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先升上部。即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權。願公審之。」季箴極不以為然。余不知醫，並附錄之，待精此事者論定焉。

歙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為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即痊，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

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轉輪，賂鬼卒，得來見君，特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為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秘藥也。」又聞諸沈丈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語，其方當亦驗。

老儒劉挺生，言東城有獵者，夜半睡醒，聞窗紙淅淅作響。俄又聞窗下窸窣聲，披衣叱問，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君勿怖。」問其何事，曰：「狐與鬼自古不並居。狐所窟穴之墓，皆無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許，狐乘我他往，聚族居之，反驅我不得入。欲與鬥，則我本文士，必不勝；欲訟諸土神，即幸而得申，彼終亦報復，然又必不勝。惟得君等行獵時，或繞道半里，數過其地，則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倘有所遇，勿遽殮獲，恐事機或泄，

彼又修怨於我也。」獵如其言，後夢其來謝。夫鵲巢鳩據，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勝之，則避而不爭；力足以勝之，又長慮深思，而不盡其力。不求幸勝，不求過勝，此其所以終勝歟？孱弱者遇強暴，如此鬼可矣。

舅氏張公健亭言，滄州牧王某，有愛女嬰疾沉困。家人夜入書齋，忽見其對月獨立花陰下，悚然而返，疑為狐魅托形，嚇犬撲之，倏然滅跡。俄室中病者曰：「頃夢至書齋看月，意殊爽適。不虞犬至，幾不得免，至今猶悸汗。」知所見乃其生魂也。醫者聞之，曰：「是形神已離，雖盧扁莫措矣。」不久果卒。

閩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種也。山東益都有方柏，蓋一株偶見，他柏樹則不方。余八九歲時，見外祖家介社堂中，有

菊四盞，開花皆正方瓣，整齊如裁剪。云得之天津查氏，名黃金印。先姚安公乞其根歸，次歲花漸圓，再一歲則全圓矣。或曰：「花原常菊，特種者別有法。如靛浸蓮子，則花青；墨揉玉簪之根，則花黑也。」是或一說歟？

家奴宋遇，病革時忽張目曰：「汝兄弟輩來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語曰：「十八日亦可。」時一講學者館余家，聞之哂曰：「譚語也。」屆期果死。又哂曰：「偶然耳。」申鐵蟾方與共食，投箸太息曰：「公可謂篤信程朱矣。」

奇節異烈，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姚安公聞諸雲臺公曰：「明季避亂時，見夫婦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纏，一賊露刃追之急，婦忽回身屹立，待賊至，突抱其腰，賊以刃擊之，血流如注，堅不釋手，

比氣絕而仆，則其夫脫去久矣。惜不得其名姓。」又聞諸鎮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饑，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間入逆旅餐，見少婦裸體伏俎上，繃其手足，方汲水洗滌。恐怖戰悚之狀，不可忍視。客心憫惻，倍償贖之。釋其縛，助之著衣，手觸其乳。少婦艷然曰：『荷君再生，終身賤役無所悔。然為婢媼則可，為妾媵則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諸此也，君何遽相輕薄耶？』解衣擲地，仍裸體伏俎上，瞑目受屠。屠恨之，生割其股肉一爨，哀號而已，終無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肅寧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鄉有嫠婦，與老姑撫孤子，七八歲矣。婦故有色，媒妁屢至，不肯嫁。會子患痘甚危，延某醫診視，某醫與鄰媼密語曰：「是證吾能治，然非婦薦枕，決不往。」婦與姑皆怒諱。既而病將殆，婦姑皆牽於溺愛，私議者徹夜，竟飲

泣曲從。不意施治已遲，迄不能救。婦悔恨投繯殞。人但以為痛子之故，不疑有他。姑亦深諱其事，不敢顯言。俄而醫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於火，不遺寸縷，其婦流落入青樓，乃偶以告所歡云。

余布衣蕭客言，有士人宿會稽山中，夜間隔澗有講誦聲，側耳諦聽，似談古訓詁。次日，越澗尋訪，杳無蹤跡。徘徊數日，冀有所逢。忽聞木杪人語曰：「君嗜古乃爾，請此相見。」回顧之頃，石室洞開，室中列坐數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讓。士人視其案上，皆諸經注疏。居首坐者拱手曰：「昔尼山奧旨，傳在經師。雖舊本猶存，斯文未喪，而新說疊出，嗜古者稀。先聖恐久而漸絕，乃搜羅鬼籙，徵召幽靈，凡歷代通儒精魂尚在者，集於此地，考證遺文，以此轉輪生於人世，冀遞修古學，延杏壇一線之傳。子其記所見聞告諸同志，知孔孟所式憑，在此不在彼也。」士人欲有所叩，

忽已夢醒，乃倚坐老松之下。蕭客聞之，裹糧而往，攀蘿捫葛，一月有餘，無所睹而返。此與朱子穎所述經香閣事大旨相類。或曰：「蕭客喜談古義，嘗撰《古經解鉤沉》，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戲之。」是未可知。或曰：「蕭客造此言以自托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夢人浴血立，而不識其人，胡為乎來耶？」陳公作梅曰：「此君恒恐誤殺人，惴惴然如有所歉，故緣心造象耳。本無是鬼，何由識其為誰？且七八人同定一讞牘，何獨見夢於君？君勿自疑。」佛公倫曰：「不然。同事則一體，見夢於一人，即見夢於人人也。我輩治天下之獄，而不能慮天下之囚。據紙上之供詞，以斷生死，何自識其人哉？君宜自儆，我輩皆宜自儆。」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論為然。」

呂太常含輝言，京師有富室娶婦者，男女並韶秀，親串皆望若神仙，窺其意態，夫婦亦甚相悅。次日天曉，門不啟，呼之不應，穴窗窺之，則左右相對縊，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媼皆曰：「是昨夕已卸裝，何又著盛服而死耶？」異哉！此獄雖皋陶不能聽矣。

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為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為童所訴。宋辯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實出不虞。」童言：「爾不誘我，何緣受淫？我不受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回眸一笑，縱體相從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井。餌魚充饌，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悟。後官以賄敗，宋名麗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

逮及獄成，乃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叟恨子之被污，乘其婦獨居，餌以重幣，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自縊。然則前之倖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隨形哉？

舊僕鄒明言，昔在丹陽縣署，夜半如廁，過一空屋中，有男女媾狎聲，以為內衙僮僕幽會於斯，懼為累，潛蹤而返。後月夜復聞之，從窗隙竊窺，則內衙無此人。又時方沍凍，乃裸無寸縷，疑為狐魅，於窗外輕嗽，倏然滅跡。偶與同伴語及，一火夫曰：「此前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雕牙秘戲像一盒，腹有機輪，自能運動，恒置枕函中，時出以戲玩。一日失去，疑為同事者所藏，終後無跡。豈此物為祟？」遍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為人害，亦不復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間，得人精氣，久而幻化歟？

外祖雪峰張公家，牡丹盛開。家奴李桂，夜見二女憑闌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此間絕少此花，惟佟氏園與此數株耳。」桂知是狐，擲片瓦擊之，忽不見。俄而磚石亂飛，窗櫺皆損，雪峰公自往視之，拱手曰：「賞花韻事，步月雅人，奈何與小人較量，致殺風景？」語訖寂然。公歎曰：「此狐不俗。」

佃戶張九寶言，嘗夏日鋤禾畢，天已欲暝，與眾同坐田塍上。見火光一道如赤練，自西南飛來，突墮於地。乃一狐，蒼白色，被創血流，臥而喘息。急舉鋤擊之，復努力躍起，化火光投東北去。後牽車販鬻至棗強，聞人言某家婦為狐所媚，延道士劾治，已捕得封罌中。兒童輩私揭其符，欲視狐何狀，竟破罌飛去。問其月日，正見狐墮之時也。此道士咒術，可云有驗。然無奈駭稚之竊窺。古來竭力垂成，而敗於無知者之子手，類如斯也。

老僕劉琪言，其婦弟某嘗夜獨臥一室，榻在北牖。夜半覺有手捫襟，疑為盜。驚起諦視，其臂乃從南牖探入，長殆丈許。某故有膽，遽捉執之。忽一臂又破牖而入，逕批其頰，痛不可忍。方回手支拒，所捉臂已掣去矣。聞窗外大聲曰：「爾今畏否！」方憶昨夕林下納涼，與同輩自稱不畏鬼也。鬼何必欲人畏？能使人畏，鬼亦何榮？以一語之故，尋釁求勝，此鬼可謂多事矣。裘文達公嘗曰：「使人畏我，不如使人敬我。敬發乎人之本心，不可強求。」惜此鬼不聞此語也。

宗室瑤華道人言，蒙古某額駙嘗射得一狐，其後兩足著紅鞋，弓彎與女子無異。又沈少宰雲椒言，李太僕敬堂，少與一狐女往來。其太翁疑為鄰女，布灰於所經之路。院中足印作獸跡，至書室門外，則足印作纖纖樣矣。某額駙所射之狐，了無他異；敬堂所眷之狐，

居數載別去。敬堂問何時再晤，曰：「君官至三品當來迎。」此語人多知之，後果驗。

外叔祖張公雪堂言，十七八歲時，與數友月夜小集。時霜蟹初肥，新篘亦熟。酣洽之際，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藍衫，攝鑲去履，拱手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把酒持螯，請附末坐可乎？」眾錯愕不測，姑揖之坐。問姓名，笑不答，但痛飲大嚼，都無一語。醉飽後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聳身一躍，屋瓦無聲，已莫知所在。視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餅，約略敵是日之所費。或曰仙也，或曰術士也，或曰劇盜也。余為劇盜之說為近之。小時見李金梁輩，其技可以至此。又聞竇二東之黨（二東，獻縣劇盜。其兄曰大東，皆逸其名，而以乳名傳。他書記載或作竇爾敦，音之轉耳。）每能夜入人家，

伺婦女就寢，脅以力，禁勿語，並衾褥卷之，挾以越屋數十重，曉鐘將動，仍卷之送還。被盜者惘惘如夢。一夕，失婦家伏人於室，俟其送還，突出搏擊，乃一手揮刀格鬥，一手擲婦於牀上，如風旋電掣，倏已無蹤。殆唐代劍客之支流乎？

奇門遁甲之書，所在多有，然皆非真傳。真傳不過口訣數語，不著諸紙墨也。德州宋先生清遠言，曾訪一友（清遠嘗舉其姓名，歲久忘之。清遠稱雨後泥濘，借某人一騾騎往，則所居不遠矣。）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觀一戲劇可乎？」因取甕十餘，縱橫布院中，與清遠明燭飲堂上。二鼓後，見一人越垣入，環轉階前，每遇一甕，輒蹣跚，努力良久乃跨過。始而順行，曲躡一二百度；轉而逆行，又曲躡一二百度。疲極踣臥，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詰問何來，叩首曰：「吾實偷兒。入宅以後，惟見層層皆短垣，愈

越愈不能盡。窘而退出，又愈越愈不能盡。困頓故見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謂清遠曰：「昨卜有此偷兒來，故戲以小術。」問：「此何術？」曰：「奇門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禍，君真端謹，如願學，當授君。」清遠謝不願，友太息曰：「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絕矣。」意若有失，悵悵送之返。

有故家子，日者推其命大貴，相者亦云大貴，然垂老官僅至六品。一日扶乩，問仕路崎嶇之故。仙判曰：「日者不謬，相者亦不謬。以太夫人偏愛之故，削減官祿至此耳。」拜問：「偏愛固不免，然何至削減官祿？」仙又判曰：「《禮》云繼母如母，則視前妻之子當如子。庶子為嫡母服三年，則視庶子亦當如子。而人情險惡，自設町畦，所生與非所生，釐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機械萬端。小而飲食起居，大而貨財田宅，無一不所生居於厚，非所生者

居於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離間讒構，密運陰謀，詬誶囂陵，罔循理法，使罹毒者吞聲，旁觀者切齒，猶曉曉稱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視，祖考怨恫，不禍譴其子，何以見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之自然。既于家庭之內，強有所增，至於仕官之途，陰有所減。子獲利於兄弟多矣，物不兩大，亦何憾於坎坷乎？」其人悚然而退。後親串中聞之，一婦曰：「悖哉此仙。前妻之子，恃其年長，無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寵，無不陵轢其兄者。非有母為之撐拄，不盡為魚肉乎？」姚安公曰：「是雖妒口，然不可謂無此理也。世情萬變，治家者平心處之可矣。」

族祖黃圖公言，順治、康熙間，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某甲陰為吳三桂謀，以某乙驍健有心計，引與同謀。既而梟獍伏誅，鯨鯢就築，亦既洗心悔禍，無復逆萌。而往來秘札，多在乙處。書中故

無乙名，乙脅以訐發，罪且族滅，不得已以女歸乙，贅于家。乙得志益驕，無復人理，迫淫其婦女殆遍。乃至女之母不免；女之幼弟，纔十三四亦不免。皆飲泣受污，惴惴然恐失其意。甲抑鬱不自聊，恒避於外。一日，散步田間，遇老父對語，怪附近村落無此人。老父曰：「不相欺，我天狐也。君固有罪，然乙逼君亦太甚，吾竊不平。今盜君秘札奉還，彼無所挾，不驅自去矣。」因出十餘紙付甲，甲驗之良是，即毀裂吞之，歸而以實告乙。乙防甲女竊取，密以鐵瓶瘞他處，潛往檢視，果已無存，乃踉蹌引女去。女日與詬誶，旋亦仳離。後其事漸露，兩家皆不齒於鄉黨，各攜家遠遁。夫明季之亂極矣，聖朝蕩滌洪爐，拯民水火。甲食毛踐土已三十餘年，當吳三桂拒命之時，彼已手戮桂王，斷不得稱楚之三戶。則甲陰通三桂，亦不能稱殷之頑民。即闔門並戮，亦不為冤。乙從而污其閨幃，較諸荼毒善良，其罪似應未減。然乙初本同謀，罪原相埒；又操戈挾

制，肆厥凶淫，罪實當加甲一等。雖後來食報無可證明，天道昭昭，諒必無倖免之理也。

姚安公讀書舅氏陳公德音家。一日早起，聞人語喧闐曰：「客作張珉，昨夜村外守瓜田，今早已失魂不語。灌救百端，至夕乃蘇。曰：『二更以後，遙見林外有火光，漸移漸近。比至瓜田，乃一巨人，高十餘丈，手執竹籠，大如一間屋，立團焦前，俯視良久。吾駭極暈絕，不知其何時去也。』或曰：『魍魎。』或曰：『當是主夜神。』」案《博物志》載，主夜神咒曰「婆珊婆寅底」，誦之可以辟惡夢、止恐怖，不應反現異狀，使人恐怖。疑魍魎為近之。

姚安公又言，一夕，與親友數人同宿舅氏齋中。已滅燭就寢矣，忽大聲如巨炮，發於牀前，屋瓦皆震。滿堂戰慄，噤不能語，有耳

聾數日者。時冬十月，不應有雷霆，又無燄光衝擊，亦不似雷霆，公同年高丈爾瑫曰：「此為鼓妖，非吉徵也。主人宜修德以禳之。」德音公亦終日慄慄，無一事不謹慎。是歲家有縊死者，別無他故。殆戒懼之力歟？

姚安公聞先曾祖潤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莽者，勇而憨。一日，聞人說宋定伯賣鬼得錢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可縛！如每夜縛一鬼睡使變羊，曉而牽賣於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資矣！」於是，夜夜荷梃執繩，潛行墟墓間，如獵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稱有鬼之處，佯醉寢以誘致之，亦寂然無睹。一夕，隔林見數磷火，踴躍奔赴，未至間，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餘，無所得，乃止。蓋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莽確信鬼可縛，意中已視鬼蔑如矣，其氣燄足以懾鬼，故鬼反避之也。

益都朱天門言，有書生儼住京師雲居寺，見小童年十四五，時來往寺中。書生故蕩子，誘與狎，因留共宿。天曉有客排闥入，書生窘愧，而客若無睹。俄僧送茶入，亦若無睹，書生疑有異。客去，擁而固問之，童曰：「公勿怖，我實杏花之精也。」書生駭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與魅不同。山魃厲鬼，依草附木而為祟，是之謂魅；老樹千年，英華內聚，積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結聖胎，是之謂精。魅為人害，精則不為人害也。」問：「花妖多女子，子何獨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問：「何為而雌伏？」曰：「前緣也。」又問：「人與草木安有緣？」慙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氣，不能煉形，故也。」書生曰：「然則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艱然去。書生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其人蓋天門弟子，天門不肯舉其名云。

申鐵蟾，名兆定，陽曲人。以庚辰舉人，官知縣，主余家最久。庚戌秋在陝西試用，忽寄一札與余訣，其詞恍惚迷離，抑鬱幽咽，都不省為何語。而鐵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幾訃音果至，既而見邵二雲贊善，始知鐵蟾在西安病數月，病癒後，入山射獵，歸而目前見二圓物如球，旋轉如風輪，雖瞑目亦見之。數日，忽暴然裂，二小婢從中出，稱仙女奉邀，魂不覺隨之往。至則瓊樓貝闕，一女子色絕代，通詞自媒，鐵蟾固謝，托以不慣居此宅，女子薄怒揮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餘，目中見二圓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別構一宅，幽折窈窕，頗可愛。問：「此何地？」曰：「佛桑。請題堂額。」因為八分書「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請，而意不自持，遂定情。自是恒夢游，久而女子亦晝至，禁鐵蟾弗與所親通，遂漸病劇。時方士李某以赤丸餌之，嘔逆而卒，其事甚怪。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時作也。鐵蟾聰明絕特，善詩歌，又

工八分，馳騁名場。然以風流自命。與人交，意氣如雲，郵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終。妖以人興，象由心造。才意高廣，翻以好異隕生，可惜也夫！

崔莊舊宅廳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花竹翳如，頗為幽僻。先祖在時，奴子張雲會夜往取茶具，見垂鬟女子潛匿樹下，背立向牆隅。意為宅中小婢於此幽期，遽捉其臂，欲有所挾。女子突轉其面，白如傅粉，而無耳目口鼻。絕叫仆地。眾持燭至，則無睹矣。或曰：「舊有此怪。」或曰：「張雲會一時目眩。」或曰：「實一點婢，猝為人阻，弗能遁。以素巾幕面，偽為鬼狀以自脫也。」均未知其審。然自此群疑不釋，宿是院者恒凜凜，夜中亦往往有聲。蓋人避弗居，斯鬼狐入之耳。又宅東一樓，明隆慶初所建，右側一小屋，亦云有魅。雖不為害，然婢媼或見之。姚安公一日檢視廢書，於簾

下捉得二獾。眾曰：「是魅矣。」姚安公曰：「獾弭首為童子縛，必不能為魅。然室無人跡，至使野獸為巢穴，則有魅也亦宜。斯皆空穴來風之義也。」後西廳析屬從兄垣居，今歸從姪汝侗。樓析屬先兄睛湖，今歸姪汝份。子姪日繁，家無隙地，魅皆不驅自去矣。

甲與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撫軍，並使佐官政，惟其言是從。久而貲財皆為所乾沒，始悟其奸，稍稍譙責之。乙挾甲陰事，遽反噬。甲不勝憤，乃投牒訴城隍。夜夢城隍語之曰：「乙險惡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為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給而給誰耶？渠惡貫將盈，終必食報。若公則自貽伊戚，可無庸訴也。」此甲親告姚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人也。

《杜陽雜編》記李輔國香玉關邪事，殊怪異，多疑為小說荒唐，然世間實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蒼玉扇墜，云是曹化淳故物，自明內府竊出，製作樸略，隨其形為雙螭糾結狀，有血斑數點，色如溶蟻，以手摩熱嗅之，作沉香氣；如不摩熱則不香。疑李輔國玉，亦不過如是。記事者點綴其詞耳。先太夫人嘗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則傳汝。」後外祖母歿，舅氏疑在太夫人處，太夫人又疑在舅氏處。衛氏姨母曰：「母在時佩此不去身，殆攜歸黃壤矣。」侍疾諸婢皆言殮時未見。因此又疑在衛氏姨母處。今姨母久亡，衛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賣絕盡，未見此物出鬻，竟不知其何往也。

有客攜柴窯片磁，索數百金。云嵌於冑，臨陣可以辟火器。然無知有確否。余曰：「何不繩懸此物，以銃發鉛丸擊之？如果辟火，必不碎，價數百金不為多；如碎，則辟火之說不確，理不能索價數

百金也。」鬻者不肯，曰：「公於賞鑒非當行，殊殺風景。」即懷之去。後聞鬻於貴家，竟得百金。夫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炮火橫衝，如雷霆下擊，豈區區片瓦所能禦？且雨過晴天，不過泐色精妙耳，究由人造，非出神功，何斷裂之餘，尚有靈如是耶？余作《舊瓦硯歌》有云：「銅省臺址頽無遺，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柴片亦此類而已矣。

嘉峪關外，有闊石圖嶺，為哈密巴爾庫爾界。闊石圖，譯言碑也。有唐太宗時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將砌以磚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蓋山神木石有精，示怪異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爾庫爾又有漢順帝時斐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上，則隨人揭摹，了無他異。惟云海子為冷龍所居，城中不得鳴夜炮，鳴夜炮則冷龍震動，天必奇寒。是則不可以理推也。

李老人不知何許人，自稱年已數百歲，無可考也。其言支離荒唐，殆前明醒神之流。曩客先師錢文敏公家，余曾見之。符藥治病，亦時有小驗。文敏次子寓京師水月庵，夜飲醉歸，見數十厲鬼遮路，因發狂自劓其腹。余偕陳裕齋、倪餘疆往視，血肉淋漓，僅存一息，似萬萬無生理。李忽自來昇去，療半月而創合，人頗以為異。然文敏公誤信祝由，割指上疣贅，創發病卒，李療之竟無驗。蓋符籙燒煉之術，有時而效，有時而不效也。先師劉文正公曰：「神仙必有，然非今之賣藥道士；佛菩薩必有，然非今之說法禪僧。」斯真千古持平之論矣。

楊主事護，余甲辰典試所取士也。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驗。官刑部時，與阮吾山共事。忽語人曰：「以我法論，吾山半月內當為刑部侍郎。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員，是何故耶？」次日堂參後，

私語同官曰：「杜公缺也。」既而杜凝臺果有伊犁之役。一日，倉皇乞假歸，來辭余。問：「何匆遽乃爾？」曰：「家惟一子侍老父，今推子某月當死，恐老父過哀，故急歸耳。」是時尚未至死期。後詢其鄉人，果如所說，尤可異也。余嘗問以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輿家謂命可移，究誰為是？對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誤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吉昌遭犯彭杞，一女年十七，與其妻皆病療。妻先歿，女亦垂盡。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顧女，乃棄置林內，聽其生死，呻吟淒楚，見者心惻。同遣者楊語彭曰：「君大殘忍，世寧有是事！我願昇歸療治，死則我葬，生則為我妻。」彭曰：「大善。」即書券付之。越半載，竟不起。臨歿，語楊曰：「蒙君高義，感沁心脾。緣伉儷之盟，老親慷諾。故飲食寢處，不畏嫌疑；搔仰撫摩，都無避忌。

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薦枕衾，實多愧負。若歿而無鬼，夫復何言；若魂魄有知，當必有以奉報。」嗚咽而終。楊涕泣葬之。葬後，夜夜夢女來，狎昵歡好，一若生人；醒則無所睹。夜中呼之，終不出；纔一交睫，即弛服橫陳矣。往來既久，夢中亦知是夢，詰以不肯現形之由。曰：「吾聞諸鬼云，人陽而鬼陰，以陰侵陽，必為人害。惟睡則斂陽而入陰，可以與鬼相見。神雖遇而形不接，乃無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歸之後，不知其究竟如何。夫盧充金碗，於古嘗聞；宋玉瑤姬，偶然一見。至於日日相覲，皆在夢中，則載籍之所希睹也。

有孟氏媪清明上塚歸，渴就人家求飲。見女子立樹下，態殊婉變。取水飲媪畢，仍邀共坐，意甚款洽。媪問其父母兄弟，對答具。有條理。因戲問：「已許嫁未？我為汝媒。」女面赧避入，呼之不出。

時已日暮，乃不別而行。越半載，有為媪子議婚者，詢之，即前女，大喜過望，急促成之。于歸後，媪撫其肩曰：「數月不見，汝更長成矣。」女錯愕不知所對。細詢始末，乃知女十歲失母，鞠於外氏五六年，納幣後始歸。媪上塚時，原未嘗至家也。女家故外姓，又頗窘乏，非媪親見其明慧，姻未必成。不知是何鬼魅托形以聯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義，必托形以聯其好？事有不可理推者，此類是矣。

交河蘇斗南，雍正癸丑會試歸，至白溝河，與一友遇於酒肆

中。友方罷官，飲醉後，牢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一人褶褲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敗，勢也；劫財者必誅，殺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強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勢不能齊；

同劫財而有首有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為報；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即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見，而疑天道難明，豈不值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當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多端，伺察多術，工於趨避，而深於擠排，遂削官為八品；遷八品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而語。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因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須滅跡。

乾隆壬戌癸亥間，村落男婦，往往得奇疾。男子則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則患陰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醫之者，一割立癒，不醫則死。喧言有妖人投藥於井，使人飲水成此病，因以

取利。內閣學士永公時為河間守，或請捕醫者治之。公曰：「是事誠可疑，然無實據。一村不過三兩井，嚴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倘一逮問，則無人復敢醫此證，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慮其後，勿過急也。」固不許。患亦尋息。郡人或以為鎮定，或以縱奸。後余在烏魯木齊，因牛少價昂，農者頗病，遂嚴禁屠者，價果減。然販牛者聞牛賤，不肯復來，次歲牛價乃倍貴。弛其禁，始漸平。又深山中盜採金者，殆數百人，捕之恐激變，聽之又恐養癰，因設策斷其糧道，果饑而散出。然散出之後，皆窮而為盜，巡防察緝，竟日紛紛。經理半載，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貽日後之憂者。始服永公熟慮，其後一言，真瞻言百里也。





經典古籍新編